

古文辭類纂

六

古文辭類纂 篡銘類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無善本蓋多舛誤子雲文尚奇麗而趙充國穎及此文獨平易蓋徵類之體宣爾也漢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晉書地志以冀幽并宛徐青揚荆豫益涼及朔方交趾是爲十三郡而田仁於漢太始之間嘗刺舉三河又在十三部之外其後征和四年置司隸校尉又其後罷所領兵而使塞三輔三河宏農於是無三河刺史而有司隸是武帝時共十四部也昭帝初以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則司隸但有三輔宏農河南其後成帝罷刺史置州牧哀帝始復刺史而卒又改爲州牧焉司隸之官成帝時嘗真帝時復然哀帝雖復其官但屬大司空比於司直故本紀謂之正司直司隸蓋自是佐三公等朝廷不法者而已不復如成帝以前之督部諸都三輔也故自成帝省司隸後總爲十三都其時司隸所部必分屬於豫涼二州矣但史言之不詳耳至平帝元始三年始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其州名吏亦不詳蜀賴子雲是築而知之蕭何讀雍州以陽州而朔方所部歸於并州而交趾謂之交州王莽奏改州名云漢家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此疑首必引禹貢所謂應經也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其交州築內亦述及焉然則其文必平帝時作當時王莽既改州名頗誤其事蓋使人定爲地理之書今漢書地理志所本者是也故地理志書戶口獨舉元始二年知其與州屬同時有也志內每郡國必曰謫某州而三輔豫涼河東武都龍西金城天水十餘郡雖不著所屬此其舊書必曰屬雍州也班氏以雍州乃王莽專擅時所置之名故刊除之爾其實志內某郡屬某州大抵皆莽所定而漢平帝以前郡國分屬諸州之制莽所云不應經者皆不復可詳也自是迄莽之亡皆十二部建武中興改雍州爲司隸而復設涼州乃復爲十三部

雜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右冀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富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脩塗緣絲絳溝澗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毫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繕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大威命不恐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歎歎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右兗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御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旣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襄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右青州牧箴

海岱淮東海是濱徐州之土邑于蕃字大野旣濶有羽有蒙孤桐蠟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大野以康帝矣及辛不祇不恪沈湎於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琅邪姜姓絕苗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右徐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濱彭蠡旣濶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籜聞越北垠沅湘攸往擴矣淮夷蠢荆蠻嗣彼昭王商征不旋人咸躡於垤莫躡於山咸跌於汚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匱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殷肱不可不擎堯勤屢空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右揚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逢荆衡是謂雲夢塗泥包腫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就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鍼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葬汎包楚與荊風慘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右荊州牧箴

郁郁荆河伊雒是經榮播枲漆惟用攸成田田相繫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虛豫野所居爰在鵠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晉成康孔甯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母曰我大莫或余敗母曰我彊靡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故于南巢成康太平除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至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右豫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絳堙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燠禹導江沱岷蟠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簪丹絲麻條暢有梗有稍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續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彊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右益州牧箴

墨水西河橫截崑崙山指閻關畫爲雍堤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富陵遲袁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顚沛上帝不憤命漢作京臘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啓疆胡井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贊衣

右雍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逼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迫於獯鬻晉濟其倍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羌及東胡疆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僂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右幽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靈馨南界涇流盡茲朔士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踐旣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弊於驃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猝荒牧臣司并敢告執憲

右并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燭不絳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報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禡遂臻黃支枕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灝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右交州牧箴

揚子雲酒箴

○○○  
子猶餅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微一旦重礙爲甕所羈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壹日盛酒人復借酣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崔子玉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庸何傷無使名過寔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張孟陽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綿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當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日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辭知茲狹隘士之外區一人荷載萬夫趨起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衡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退之五箴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累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憊邪而呶呶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願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易墮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忤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豐前之所惡今見其減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讐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顧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考矣不慎胡爲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罷焉有餘厭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疎疎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賣情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寤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李習之行已箴○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於惑內省不足愧形於顏中心無化易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於錢慢謔自它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其何不爲事之在人味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爲我師

張子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親焉乃混然中虛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惄獨鳏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遠曰悖德害仁曰貳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解惡旨酒崇

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類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至底蘊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歿吾寄也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嚴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祐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禹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解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

蘇子瞻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籁也而况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綿覽觀出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簌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皇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

惡氣逼雨天中酒大醉而僵于地。其妻劉氏持苦肉刀欲割其肉以助其酒。

劉氏曰：「汝不識人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持刀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

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

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

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劉氏割肉，大呼曰：「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汝不知吾夫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厥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元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畧而股肱肆力雖遭離不同且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寘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寶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蓮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明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錯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才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宏道難遭時雖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大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嘗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識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久之而後顯辭書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岱公達慨然志在致

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和與宏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日進璽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擢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溢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誅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轡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寥寥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讞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况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雖大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贊云

火德旣微運繩大過洪鷗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驚風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俟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栖龍不暇伏谷無幽蘭嶺無亭菊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探蹟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人終明風槩公達潛廟思同著榮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遙此顯沛神情元定處之彌泰愔愔幕裏算無不經亹亹通韻跡不短停雖懷尺璧顧哂連城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鄭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亮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虎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節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骨疏朗精宇高嶷忠存軌跡義形風色思樹芳蘭翦除荆棘人惡其上時不容哲琅琅先生雅

仗名節雖遇塵霧猶震霜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景山恢誕韻與道合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和而不同通而不雜遇醉忘辭在醒貽荅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讌言盈耳玉生雖麗光不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身全由直跡淳必僞處死非難理存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既同情理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不遠期在忠孝元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衷干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雲霧宗子思嘗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士元宏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畧旣陳霸業已基公琰植根不忘中正豈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旣勸勤貞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衝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翻鄰國進能微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明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魄武外託精神志掩衝霍恃戰忘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子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柔梓息肩江表王畧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輒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實由老臣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殺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鵠鵠固慎名器伯言蹇蹇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替謀寗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嘆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圭質無瑕玷立行以恒匡上以漸清不增絜潤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幸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嘆過孫陽放同賈屈謫謫衆賢千載一遇整齊高衛驤首天路仰挹元流俯宏時務名節殊塗雅志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尙想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節儒夫增氣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儕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游於鄉之校衆口嘗嘗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惟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旁達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運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什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毫殷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陑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偶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誨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驥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蹠蹠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學者不應飲而留行以爲廄馬也則前無繩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隔目聾耳豐臆細毛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虞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蘇子瞻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流絲之縈柳絮麗麗乎其若流水之舞荐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牴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真哉

故其後不以爲子。子之不孝，則無子也。故曰：「不孝不慈，不慈不子。」不孝者，無子也。故曰：「不孝不慈，不慈不子。」

子不孝，父母不慈。

父母不慈，則無子也。

故曰：「不孝不慈，不慈不子。」

古文辭類纂 辭賦類一

淳于髡說齊威王○○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駒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穰穰滿蕡蕡邪滿車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駒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器韞鞶飴侍酒於前時賜餘灑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間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貽不禁前有墜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莫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畱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蘊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旣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籬與辟芷兮纫秋蘭以爲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骐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聚芳之所在雖

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紩夫蕙茝彼堯舜之耿介兮旣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審審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初旣與余成言兮後

悔遁而有佗余旣不難夫別離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旣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畱夷與揭車兮雜杜蘅

與芳芷翼枝葉之峻茂兮願俟時乎吾將刈雖委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以上言以道事君見疑而不改衆皆競進以貪

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已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驚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

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啄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顙頷亦何傷孽木根以結茝兮

貫薜荔之落葉矯菌桂以紩蕙兮索胡纏之纏纏塞吾法大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

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疑誤倒蓋補與替爲韻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谇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

又申之以攬茝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

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忳憺憺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

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鶯鳥之不羣兮自前代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世之所厚以上言說人之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佞性乎吾將反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制芰

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

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纊繡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音吾挾此德美將適四方乎若居楚國芳非彌

章安能使人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爲常常當作恒雖體解吾猶未變兮嘗孚心之可憇以上言欲退隱不

女望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此段即讒父鸞之讐又楊子雲反離騷所云棄由賜之所珍者屈子於此已解其難曰茲婦直以亡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汝何

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蕡裳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莞獨而不予聽以上設爲女妻辭也依前聖之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啓九辯下十六句皆言失道君之政闢湯禹四句皆言得道君之致福啓之失道爲太康鶴作古文者遂有太康位之語其失始於逸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昇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湜又貪夫厥家淺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顚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嚴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附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歟余隱悒兮哀朕時之不當嘵茹蕙以掩涕兮宿余襟之浪浪以上言以此心正於舜而愧又安能不爲善也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驅玉虬以乘駕兮溘埃風余上征此下承往觀于四荒極言之而卒歸於不可所謂發乎情正乎理緩朝發輶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壤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湏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蠻皇爲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屬鳳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闔開闔兮倚闔闔而望子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妬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闔風而縹馬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涉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纏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慮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爲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緝縫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洧槃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慮妃者蓋后唐之妻天問所謂妻彼窮石是羿國凡在南子山海經之類多依楚辭妄爲附會告不足據上言相下女故虛妃有娀二姚皆下士士

非謂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娀之佚女吾令鳩爲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  
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旣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  
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  
惡閨中旣以遠遠兮哲王父不寤慢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以上皆將以此申正道於茲世其於禁  
於異國則世無賢君相從驅徵或有賢而非我偶如佚女之不可求是閨中遠遠也

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字世幽昧  
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察草木  
其猶未得兮豈瑾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韞兮謂申椒其不芳以上皆靈氣之詞欲從靈氣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  
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鑿其備降兮九疑纊其並迎皇剝剝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下上  
兮求矩矯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墊臬綵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  
而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瞻知  
之先鳴兮使百草爲之不芳何瓊珮之偃蹇兮衆曼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繽紛其變  
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  
修之害也靈氣弟言世之幽昧而已巫或則言諸人之害鹽深申材瘦而使之矣是既無復同志之人而居此則必遭其折害而死其勢益危矣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伎以慢詣兮櫻又欲充其佩韞旣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  
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蘿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菲而難虧  
兮芬至今猶未沫相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以上皆巫靈氣旣告余以  
吉占兮言承靈氣則巫咸在其內矣厭吉日乎平吾將行折瓊枝以爲羞兮精瓊靡以爲張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何離

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上處妃有感一節。昔吾求女之必不可矣。姑遠逝以自疏。遊娛如遠游一篇之旨而卒亦不認焉而已也。彭咸遺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曉。藹兮鳴玉簫之啾啾。朝發軒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遼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軌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嬉樂陟升皇之赫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悽兮。蟠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 屈原九章

羈疑此篇與離騷同時作故有重著之語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燭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以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朕忘儼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讐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福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憂悒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闇瞀之忳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杌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及而無勞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譖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鼙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遠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

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吾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讞而不好行。姪直而不豫兮。豈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羈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儻何以千條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吸志而不忍。背膺肝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紓。軫木蘭以矯蕙兮。纍申椒以爲繩。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播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鍼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巍。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驅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袁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濟於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款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低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溆浦余邇邇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及猿狹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與髡首兮柔屬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蠶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靈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遼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量。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兮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

涕淫淫其若澣。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蹤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結而不解兮思塞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苦憂心哀州士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葬婦懷王時旣風子於江南在今江西懷信江在長湘之間感郢之南作渺江時也招魂曰路貫虛江兮左長源虛江古即彭蠡之水故山曰虛山漢初臨江郡治在江南後乃移郡江北地志云虛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蓋彭蠡東源出今饒州東界者古陵陽界及此故風子曰當陵陽之焉至言不意其忽至此也其後陵陽南界乃益狹乃僅有今南陵縣陵陽界耳運舟下浮者乘流下也上洞庭下江者言其地處之上下非風子是時已南入洞庭也森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憇憇而不通兮塞侘傺而含蹙外承歡之汚約兮謹往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妬被離而鄙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譏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懨倫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恍慨衆踐踐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孤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哀郢○○○

心憇憇之憂思兮獨永嘆乎增傷思塞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慴惄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晉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于此他志矯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莫進兮心恒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擇詳覽而不聞固切人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晉所謂成敗得失無不耿著其言猶在而至今不已驗乎何獨樂斯之塞蹇兮願採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

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穢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懾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肝膽虛此異域既憚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此承上文言我初陳言明知施報之不爽而君乃不聽安得無惄乎懷王入秦渡漢而化故託言有鳥而悲傷其南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雖流放謫顧楚國憂心懷王不忘欲返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言懷王以信直而爲泰欺矣又無行理爲通一言王尙不知子之心所謂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懷王昔者所任用蓋皆小人爲利者耳一旦至遷臺辱則棄而忘之冀如環生之於晉惠子展子鮮之推挽衛孺者安可得哉屈子所以痛心於遷也與離騷之趣屬托意異矣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巖嵬釐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徊猶宿北姑兮煩冤瞀容實沛徂兮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處遠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頑聊以自救兮懷王之事不可追矣蹠作頑爲戒以救襄王尙可及也故曰冀幸君之一悟此篇悲傷懷王之拘困於秦其辭致爲悽切既自抒忠愛亦所以屬墳發報仇之心而是時君臣方耽迷樂惡聞國政此令尹子蘭所以聞之大怒也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抽思○○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泊徂南土睂睂孔靜幽默纏結紓軫兮離慙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寃屈而自抑矯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直兮大人所賊巧倕不斷兮孰察其揆正元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皇在笯兮雞鶯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騷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集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還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

兮。遠。而。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懲。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  
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賦。焉。程。兮。民。生。稟。  
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諉。願。勿。愛。  
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懷沙○○○

思。美。人。兮。擊。涕。而。停。貽。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且。以。舒。中。情。兮。志。沈。蕪。而。莫。  
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晨。兮。遭。元。鳥。而。致。詒。欲。變。節。以。  
從。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愁。兮。羌。馮。心。猶。未。化。寢。闌。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  
改。此。度。車。旣。覆。而。馬。顛。兮。蹇。獨。慢。此。異。路。勒。駕。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途。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  
曠。家。之。西。限。兮。與。纏。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攸。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遼。江。夏。以。娛。憂。擊。大。薄。之。芳。茝。  
兮。塞。長。洲。之。宿。莽。情。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篇。薄。與。雜。萊。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  
絕。而。離。異。吾。且。儻。何。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懇。而不。媛。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  
出。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  
爲。媒。兮。憚。褰。裳。而。靄。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  
命。則。虛。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焚。焚。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彊。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娛。祕。密。事。之。  
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厖。而。不。泄。兮。遭。識。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徵。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

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腴之潤濁兮賊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辜兮被謗誹而見尤懸光景而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元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遷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輶邇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厨呂望屠於朝歌兮棄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訖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日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死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聽不明而蔽邇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嫉妒佳治之芬芳兮慕母效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譏妬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寬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驥驥而馳騁兮無營銜而自載乘汎汎以下流兮無舟檣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寢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遷君之不識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綵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劉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顧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橘頌○劉琨此篇尚在懷王朝初被謫時所作故首言后皇末言年歲雖少與涉江年既老之時異矣而閉心自慎之語又若以辨釋上官所云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之爲謠也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就虛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覽其文章故棄齊不同畝

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脫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歎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漫漫兮掩此哀而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亂思心以爲縷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髮鬢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惆悵而遂行歲忽忽其若頽兮時亦冉冉而將至殯蘅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憇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寄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吟而枝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轚轚而不開兮氣緣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茫茫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紓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托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增岸兮處雌蜋之標顛據青冥而據虹兮遂倏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零零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船以嫋嫋馮嵒裔以微霧兮隱峻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聽波聲之淘淘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茫茫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蛇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濶滿其前後兮忤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烟瀆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慙慙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居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名之何益心絃結而不解兮思塞產而不釋

悲回風○

辭賦類二

屈原遠游

悲時俗之迫阨兮顧輕舉而遠游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徒倚而遙思兮怊悵悒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儻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畱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髡髮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氣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躍靈陛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藍聊彷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美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嬉戲浪六氣而飲流瀆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蟲穢除順凱風以從游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氣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炳以晚顏兮精純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而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闢其開闢兮排闢闢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輶於大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闇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驟連蟠以驅驚蹠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挽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末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氣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萼收乎西皇擊彗星以爲旛兮舉斗

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游鰲霧之流波。時曠曠其驅莽兮。召元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漫漫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杳渺以坦蕩。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娛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潤瀼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虛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憑夷元蠻蟲象並出進兮。形蟬虬而逶蛇。雌蜋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騁兮。違絕壤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顙頷乎增冰。歷元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點瀛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條忽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蔽鄣於謫。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寢懈懈。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寢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寢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媿生乎。寢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昵皆慄斯。嗟吁。嚦。以事婦人乎。寢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牘乎。寢昂昂若干里之馳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鳥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寢與驥驥抗輶乎。將隨驚馬之迹乎。寢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雞鴟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識人高張。賢士無名。于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堪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漁父○○

屈原旣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淪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餌其糟而漱其醨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寢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辭賦類三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滯塞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惛悽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懃憤恨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其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噭噭而南游兮鯤雞喝嘶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亹亹而過中兮褰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蹙兮獨處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繹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事恩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惱兮忘食事顧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車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轔兮大息涕淚湲兮霑軾慷慨絕兮不得中簪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怦怦兮諒直皇天平分四時兮竊獨悲此寥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楸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萬色兮枝煩攀而交橫顏溼溢而將罷兮柯髮髡而委黃蘋櫛櫛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瘦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

其失時而無當覽驛轡而下節兮聊逍遙以相羊歲忽忽而道盡兮恐余壽之弗將悼余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  
低攘滑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惕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旆旄乎都房何曾華之無實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嗟無以異於衆芳  
閔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翱翔心閔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轄而增傷豈不鬱陶  
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狺狺而迎吠兮闕梁閉而不通皇天涇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坤獨守此  
無澤兮仰浮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駢驥而不乘兮策駒驅而取路當世豈無駢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  
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鳬雁皆唼夫梁藻兮鳳愈屬翔而高舉園鑿而方柄兮吾固知其鋤鋸而難入衆鳥皆  
有所登棲兮鳳獨遑遑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謂駢驥  
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駢驥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  
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虛職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餒而忘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寥而絕  
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淒而交下兮心尚否其弗濟霰雪零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顧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望草同  
死顧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  
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繫獨耿介而不  
隨兮顧慕先聖之遺教虛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寄窮廬而守高食不媿而爲飽兮  
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平素餐塞充餌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  
不得見乎陽春

覩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悵而有哀春秋連連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儻偕白日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毀歲忽忽而道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暮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憎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歎年洋洋以日往兮老颯廓而無虛事亹亹而觀進兮塞澗留而躋躇何氾濫之浮雲兮疾隕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顧見兮然雲晉晉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點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天尚黯黯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彼荷禡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懾淪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嗟嘆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縣縣而多思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窮緘願寄言夫流星兮羌慘忽而難當卒隕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駒驥之濶濶兮馭安用夫彊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遭蠻翼而無終兮忳悒悒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潛而不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惄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寧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虛兮惟著意而得之紛忳忳而願忠兮如被離而鄣之願賜不肖之驅而別離兮放游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鏘鏘兮後轔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事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奉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爲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桓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性必釋些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蒸秦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憐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泉分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蟻若象元蟲若壺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彿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喙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恍恍些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猶鬱些敦脈血搏逐人驅逐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灾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祀招君背行先些秦箒齊縷鄭絳絡些招具該備水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遠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綱戶朱縞刻方連些冬有寒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汨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燭華容備些三八侍宿射遇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鬱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容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組洞房些蛾眉曼睂光些靡顏賦理遺視睂些離樹修幕侍君之間些翡翠旛飾高砥室翠翹絳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蘋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奇瓊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三八侍宿射遇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鬱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容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組洞房些蛾眉曼睂光些靡顏賦理遺視睂些離樹修幕侍君之間些翡翠旛飾高

麥芽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膾若芳些相酸若苦陳吳羹些擣龍泡羔有柘漿些鵝酸臘鳧煎鴨  
餌些露雞臚蠶厲而不爽些桓叔蜜餌有餽餽些瑤漿蜜勺實羽觴些挫糟凍飲酌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  
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羞未通女樂羅些陳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採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娛  
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綺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鬢艷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竽撫案下些竽瑟狂  
會拍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些吳歛禁譯奏大呂些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陳組纓班其相紛些鄭衛妖玩  
來雜陳兮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簞蔽象棋有六箇些分曹並進道相追些成梟而牟呼五白此晉制犀比費白日  
些鎧鐘搖虞操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酌飲  
既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慕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  
沼哇瀛兮遙望博青驪結駒兮齊千乘懸火廷起兮元顏素少及驟處兮誘騎先抑聲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  
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淇湛江水兮上有楓日極千里兮  
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 宋玉風賦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  
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今子獨以爲  
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叔句來巢空穴來風其所托者然則風氣殊焉王曰夫風始安生哉宋  
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飄忽淜滂激揚  
熛怒眩雷聲迴穴錯迕蹶石伐木梢殺林莽至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樾响渙榮爛離散轉移故其清涼雄  
風則颶舉升降乘凌高城入於深宮邸華葉而振氣徘徊於桂椒之間翱翔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猶蕙草

離秦蘅槧新夷被黃楊迴穴衝陵蕭條衆芳然後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躋於羅幃經於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勃然起於窮巷之間墻壞揚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砾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慙溷鬱邑畷溫致溼中心憮怛生病造熱中脣爲胗得目爲曠暗皓噉獲生死不幸此所謂庶人之雄風也

宋玉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崕兮直上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河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書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日朝視之如言改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闇兮若松樹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傷兮若駕駒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累登峻巖而下望兮臨大邸之藉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澗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霸淇淇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龍山之孤敞勢薄岸而相擊兮陸交引而却會岸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螺螺而相摩兮隱震天之礧礧巨石瀨瀨之澆澆兮沫澑澑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紜兮洪波淫淫之溶裔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霈霈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鶻鷹鶴飛揚伏竄股戰脇息安敢妄擊於是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龍鼈鱣鮪交積縱橫振鱗

乘翼蠻蠻中阪遙望元木冬榮煌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巒盛葩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徒靡澹隨波闊萬東西施翼猶犯艸沛綠葉紫裏朱莖白蒂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清濁相和五變四曾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婦寒心酸鼻長吏隳官賢士失志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盤岸增屹振陳磴盤石險峻傾崎崖隙巖崿參差縱橫相追匝互橫辐背穴偃賦交加累積重疊增益狀似砥柱在巫山之下仰視山嶺肅何芊芊炫燭虹蜺俯視晴暉塞窈冥不見其底虛聞松聲傾岸洋洋立而熊經久而去足盡汗出悠悠忽忽怊悵自失使人心動無故自恐資育之斷不能爲勇卒愕異物不知所出織維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生秋蘭茝蕙江蘿載菁青荃射干揭車苞并薄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衆雀噭噭雌雄相失哀鳴相號王雎鶡黃正冥楚鳩姊露思婦垂雞高巢真鳴喈喈當年遨游更唱迭和赴曲隨流有方之士義門高谿上成鬱林公樂聚穀進純饑禱璇室醮諸神禮太一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蒼螭垂旒旌旆合諸紳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於是謂福令人憇恨惜懷脅息增歎於是乃繼猶者基址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弓弩不發眾衆不傾涉漭漭馳萃萃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弭節奄忽蹄足灑血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欲往見之必先齊戒差時擇日簡奧元服建雲旆螭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昌萬方憂國害開賢聖輔不逮九牧通鑑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

宋玉神女賦〇〇

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玉對曰晡夕之後精神悅忽若有所喜紛紛擾擾不知何意目色髣髴乍若有記見一婦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問兮不樂悽爾失志於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王曰狀何如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

麗矣難測究矣上古既無世所未見瓊姿偉態不可勝讚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耀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執綺縞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桂裳襯不短識不長步裔裔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娟被服悅薄裝沐蘭澤含芳性相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姣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峨峨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睞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娥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釀實兮志解泰而體閒既姽婳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廷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躋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情嫋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幬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惟懷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結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恍恍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喟音而哀嘆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簪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歎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畧微眄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述迴腸傷氣顛倒失據闇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問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

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嬌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闌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擗耳齶唇歷齒旁行踽踽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執察之誰爲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  
隣之女以爲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言玉之意以爲美色必能愚亂人邪臣之守德尚不至如彼所虛也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爲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爲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鄭衛濂洎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鵠鷃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時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汝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齊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退

###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顧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翶翔乎杳冥之上夫薔蕪之弱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鯤魚朝發於崑崙之墟暮歸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貌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鯤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

景差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速只冥陵決行動無速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東有大海瀨水清澈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鋼鱗短狐王虺鷙只魂乎無南蠻傷躬只魂乎無西方流沙溝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髻只長爪踞牙談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連龍絕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顛顛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魂魄歸來閒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第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梁只鼎鑪盈望相致芳只內鶴鵠鵠味豹羨只魂乎歸來恣所嘗只鮮蠶甘雞和楚醑只醢豚苦狗膾苴尊只吳酸蕡蕡不沾薄只魂乎歸來恣所擇只炙鴟炰鳬  
蓋鳩只煎臚雀雀速存只魂乎歸來麗以先只四酌并孰不罷噭只清馨凍歎不歎役只毛傳云役列也不歎而告陳列於前吳醴白蕡和楚瀝只魂乎歸來不逮惕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趙簫倡只魂歸來定空柔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來聽歌譏只朱唇皓齒嬌以姱只比德安閒習以都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來安以舒只嬌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稱朱顏只魂乎歸來思怨移只易中利心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來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頰只駢輔奇牙宜笑嬌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來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響只曲屋步櫺宜擾畜只驂駕步游獵春圃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來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鶡鶡晨雞鶴鶴只鴻鵠代游曼鸞鷺只魂乎歸來鳳皇翔只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來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侯聽類神只

蓋鳩云出若雲言其

車徒從官之盛莊子讓王延以三旌之位司馬彪本作三珪云諸侯三卿執珪察篤天原孤寡存只魂乎歸徳正始昆只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育衆流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徳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歷陞董培云後漢光武本朝殿陞之間如待以鎮壓誅謫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董培云呂覽求生篇禹治水得陶模革直成爲輔戰國策禹有五丞此直贏卽五丞之二也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徳國家爲只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旣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徳尚三王只

### 楚人以弋說楚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矰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歸雁羅罿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羣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鄭郢者羅寢也外其餘則不足弋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矰時張而射之此六雙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羣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鄒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碧新繳射罿鳥於東海還烹長城以爲防朝射東莒夕發浪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大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榮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灘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碧新繳涉酈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

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翼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歎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莊辛說襄王○○○藝按以弋說襄王及莊辛篇此與濂父宋玉對楚王東方客莊同類並是設辭乃太史公補先生鵠子政恐載錄之以爲事實爲失其旨矣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與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掠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駕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喙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蝼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噉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贊游乎茂樹又謂乎酸鹹餓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噉鱸鯉仰噉蘚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屬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矰盧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矰罿磻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書游乎江湖夕調乎鼎彝夫黃雀其小者也禁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陵北游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禁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

王之事。因是以左州矣。右夏矣。輦從郿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矣。方受命乎秦王。墳寵塞之內而投已乎龍塞之外。喪王聞之顏色變怍身體戰慄於是乃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辭賦類四

賈生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霧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與蒼龍蚴虬於左驅兮白虎驕而爲右騎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驚於杳冥之中兮休息乎崑崙之城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駝驥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睹天地之圓方臨中國之衆人兮托回飄乎尚羊乃至少原之盤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懼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鳴鷗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蝶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况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僵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逐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譎謗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細茅絲以爲衆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見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貳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臨以處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盤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濶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蘊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賈生鶴鳥賦〇〇

誼爲長沙王傳三年有鷗鳥飛入諺舍止於坐隅狀似鷗不祥鳥也諺旣以謫居長沙卑溼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閨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羈集余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體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余其期鷗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蟄物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經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塊丸無垠天不可預處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眞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平若深淵之靜泛平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枚叔七發八首○○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憇謹謝客客因稱曰今天下安寧四字和平太子方富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紛屯澹淡噦煩醒惕惕休休臥不得瞑虛中重聽惡聞人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

淳甘膾腥醕肥厚衣裳則難還晏煖輝爍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醕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墮筋骨挺解血脉淫濯手足惰窳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讌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彊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矣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尺之谿湍流過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散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鸞黃禹鳴鳴焉暮則鶴雌迷鳥宿焉獨鵠晨號乎其上跕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春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鈎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杓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兮雉朝飛向虛壘兮背槁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翁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螭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彈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犧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之實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謂和熊蹯之膾芍藥之醬薄耆之灸鮮鯉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英之酒酌以濂口山梁之餐豢豹之胎小飯大歎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彈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距盧駒夢服處躁中煩外轔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季爲之右此兩人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於是使射干鎰之重爭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

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比物屬事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粉耘元綠葦道邪交黃池紅曲潤章白鷺孔鳥鶴鳩翫鸞鳴翠臺紫纓螭龍德牧昌邑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激湯蘚葛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葉紫莖苗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井欄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倚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杜連理音滋味雜陳肴核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徵舒陽文段于吳娃閭姬傅予之徒雜裾垂髻目窕心與揄流波雜杜若蒙清塵被蘭澤嬿服而御此亦天之靡麗皓齒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驥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濱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薄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情鷙鳥逐馬鳴鑼魚跨麋角履游鷺兔蹈麇鹿汗流沫啄毫伏陵窘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核獵之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旛偃羽旄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徵墨廣博望之有坼純粹全犧獻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棲林深澤烟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礮礮矛戟交錯收獲擊功賞賜金帛掩蘋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炮膾炙以御賓客涌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貞心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數此眞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歸古文辭類纂卷十四

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汎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  
 悅兮忽兮聊兮懼兮混汨汨兮忽兮慌兮倣兮浩濶濶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  
 極虛乎星渙流攬無窮歸神日母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  
 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髮胸中灑日五藏澈灌手足類濯髮齒渝棄恬  
 忘輪寫淟渴分決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僵起盥發瞽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  
 懿醒釀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而神非  
 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起其始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  
 下翔其少進也浩浩滔滔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  
 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顚顚邛邛據据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  
 行匍匐匍匐盤涌裔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勃怫鬱闊漠感突上擊下辟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陷壁  
 衡津窮曲隨隈踰岸出遭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蓼軫谷分迴翔青鹿衡枚檣桓弭節伍子之山通  
 脣胥母之場陵赤岸簪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混泥庵庵聲如雷鼓發怒屋  
 菴清升踰蹕侯波奮振合戰於籍籍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  
 岸覆虧邱陵平夷西畔險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汨汨澑澑披揚流灑橫暴之極魚龍失勢顛倒偃側沈沈  
 澄澄潛伏連延神物性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洞閻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彊起觀之乎太子曰  
 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蜎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  
 非孔老覽觀孟子持籌而算之萬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

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認然汗出。霍然病已。

漢武帝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擣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漢武帝瓠子歌○○○

瓠子決兮將奈何。皓洋洋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轡兮栢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駛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蕡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渾。浚北渡。沄兮凌流難。塞長筭兮汎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豈乎。何以御水隙。林竹兮楗石蓄。宣防塞兮萬福來。

淮南小山招隱士○○○

王逸以爲淮南小山之辭。蓋藝文志所云淮南王景臣賦也。文選直題爲淮南王安作辭。昭明之世容有班固賈逵所解楚辭或據異說題之。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卷兮枝相緣。山氣韻綽兮石嵯峨。谿谷嶮巖兮水曾波。猿猱兮不聊。春草生兮妻。妻歲暮兮不自聊。鷗鷺鳴兮噭喫。撲兮軋。山曲峩。心淹留兮洞穴。忽罔兮沕。憭兮慄。虎豹峽。叢薄深林兮人上懼。嵒室崎磯兮硠礧。碗硠樹輪相紀兮林木萎。戢青莎。雜樹兮蘋草蘿薜。白鹿齶。羈兮或騰或倚。狀貌崟崟兮峨峨。淒淒兮涉涉。獮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圖兮熊羆咆禽獸。駭兮忘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東方曼倩答客難○○○

蓋塙先生云。瑰邁宏放之氣如衛雲而上馳。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爲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爲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天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幅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苗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相同志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鵠鵠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有蟻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上既云當修身矣而東方行事乃如有違行者故此下復言已之修身乃在大德而不拘小節但求自得本心之安而已故世尤不能識之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莊鱗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何妃謬云本望武帝知之不盡  
反言明有所遺者君道固然

今世之虛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

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弱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鍾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猶賦馳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辭賦類五

司馬長卿子虛賦〇〇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奩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還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驥鹿射麋脚鱗驚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參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紝窮隆崇翠峯巒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千青雲罋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粉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吾城功元厲硬石礮跌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茝若射干青蘭菖蒲江蘿蘚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馳靡案衍墳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葴菥菥莎青蘋其卑溼則生藏薹蒹葭東蘋彫胡蓮藕菰蘆菴圓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

蛟鼈瑣琨鼈鼈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枏豫樟桂椒木蘭檠離朱楊櫟梨棗橘柚芬芳其土則有鶴鶩孔鸞鷺

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元豹蠻蛩羆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駿之駢乘彫玉之輿靡魚

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鳥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驥乘威阿爲御案節未舒卽陵狡

獸蹴蛩距虛軼野馬驅騮乘遺風射游擊候睂淵雷動森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掖

絕乎心繫猶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客與覽乎陰林此卽其北之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

懼微歛受誥彈觀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綉揄紵縞羅垂霧縠縠纓袞綉徐委曲鬱橫谿谷初

禊禊春揚旆戌削畫禮垂眉扶興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

仙之秀秀於是乃相與獵於蕙圃此卽東圃嬖姁勃翠而上平金闕掠翡翠射鵠鵠微矰出媯繳施弋白鵠連駕鵠

雙鵠下元鵠加愈而後發游於清池此卽西之涌泉清池浮文鷁揚旌櫂張翠帷建羽蓋網瑣琨鉤繁貝櫂金鼓吹鳴籟榜人

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湧涌泉起奔揚會礮石相擊硠硠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旅者擊靈鼓

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繼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雲陽在巫山下此卽至其高也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

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轔割輪猝自以爲娛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覲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

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

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

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堵鉅濟南有琅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

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隣右與賜谷爲界秋田平青邱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蒂芥

若乃倣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峯充物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

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司馬長卿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專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繁淵徑其北終始瀕滻出入涇渭鄧鎬潦潏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騁往來出平椒邱之闕行乎洲澗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決溝之壘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阨之口觸穹石激堆墮沸乎暴怒洶湧澎湃沸宓汨側泌澗橫流逆折轉膝灑冽滂渢沉漑穹隆雲棲宛潭膠轔蹄波超汜澣澣下瀨披巖衝擁奔揚澑沛臨坻汪壑漢澗濱陘陘沈隱隱砰磅訇磕濛濛澗澗拾蕖鼎沸馳波跳沫汨漫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水歸然後灝蒸黃濛安翔徐回翥乎高高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鷗鯤鷀漸離鯫鱗鮫鯈禹禹鰐鰐鰐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燭江靡蜀石黃碭水玉磊砢磚甓禹禹鰐鰐鰐掩薄水渚唼唼青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巒巒龍蛇崔嵬深林巨木嶺巒嵯峨九峻嶽群南山峨峨巖陀顓鈞推峯嶠崎振溪通谷塞產溝澗嵒呀豁開阜陵別岡巒磈崿嶺廬虛堦礎隱躋轔轔登降施靡陂池舞豸流溶淫鬱散涣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蘿綵以纏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攢戾莎揭車荷蘭蕙本射干花蕙蕙荷歲橙若採鮮支黃檗蔥茅青蘋布濩宏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肝蟹布寫曉夢曷弗於是乎周覽泛觀纊粉軋芳苦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

東沿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獮旄犧沈牛麈赤首闢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  
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駿豪駝蛩蛩驥駔驥羸羸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  
閣華棲璧璫輦道彌廊步櫈周流長途中宿更暖築堂累臺增成巖安洞房類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懃天奔星  
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楣軒青龍蚴蟉於東廂象與婉僕於西清靈固燕於閒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  
雉函其間晃采琬相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橘枇杷核柿亭奈厚朴樅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莫樣  
答還離支蘿乎後宮列於北園馳邱陵下平原揚翠葉杌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煌煙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櫟華  
楓枰壠留落胥邪仁頰并闊櫟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夜槭攢立叢倚連卷櫛傀崔錯  
憂骯抗衡開珂垂條扶疏落英幡飄紛溶溶箭矢死從風激岱卉欵蓋象金石之聲音籥之音傑池茈虒旋還乎  
後宮雜襲蠻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元狼素雌雖猩飛蝠蛭螭雙猲漸胡穀蛇棲息  
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天螭枝格偃蹇杪顚踰絕梁騰殊棟捷垂條掉希間牢落疎離爛熳遠邇若此者數  
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拖蜺旌  
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督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河江爲陸泰山爲轡車騎  
鼶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畜畜烽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罿足擎羊蒙鷩蘇綺白  
虎蘇據讀書與服志云武冠瓊綺無綺以青牒爲韁加蕤鷩尾五官左右虎賁將虎文旆翼邑歲獻鷩成虎文此乃所云蒙鷩蘇綺白虎也孟康注鷩尾也蘇綺羽也蓋得之而善注譯甚郭景純以綺爲帶亦失之被班  
文跨蠻馬凌三峻之危下碩歷之抵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惟飛廉弄灑牙格蝦蛤猛氏羈腰裏射封豕箭不苟  
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浸淫促  
節彊負遠去流離輕禽楚履狡獸轉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躍追怪物出宇宙轉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擣飛遽

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營殲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森乘虛無與神俱蹠元鶴亂昆雞道孔  
石闢歷封巒過鳩鵠望轡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  
得獲徒車之所轄蹀步騎之所蹠若人臣之所踏藉與其厚極倦疏驚憚聾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籍籍填阬  
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願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建翠華之旗樹  
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  
成顓頊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鏘闔闕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秦衍之音鄙鄙纏紛激楚  
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  
妖冶嫋都靚粧刻飾便娘綽約柔撓嫋嫋媚嬌弱曳獨繭之渝祓眇闕易以邱削便嫋嫋屑與俗殊服芬芳溫  
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蹀長眉連娟微睇綿貌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  
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乘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  
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曠明隸頰牆塹使山澤之人得  
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虎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  
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麻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簪游于六藝之間馳騁乎仁義之塗覽觀  
春秋之林射鉞首兼鴈虞弋元鶴舞干戚載雲罕掩葦雅悲伐檀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  
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美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  
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

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固居九百是草木不得望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子愀然改容超若自失遂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辭賦類六

司馬長卿哀二世賦

登陝阤之長坂兮至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醴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巒巒兮通谷豁乎嶽舒泪滅報以永逝兮往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森森兮覽竹林之株株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謚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烏乎操行之不得墓無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

司馬長卿大人賦

按此賦多取於遠遊遠遊先訪求中國仙人之居乃上至天帝之宮又下周覽天地之間自於即載其間末六句與遠游語同然屈子意在遠去世之沈濁故云至清而與太初爲鄰長卿則謂帝若果能爲僕人卽居此無間無見無友之地亦胡樂乎此邪與屈子語同而意別矣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綯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垂旄旬始以爲燭兮擅彗星而爲晝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旛旗以招搖攬機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綺紅杳杳渺以眇漫兮森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與之蠻略逶迤兮驥赤驥青虬之螭蟠蜿蜒低仰天蟠據以驕贊兮詛折隆窮蟻以連卷沛艾赴蟻併以怡優兮放散畔岸驥以辱顏跼躇輶轄容以委麗兮綢繆懷塞休臭以梁倚糾蓼叫慕蹋以覆路兮萬蒙踊躍騰而狂魑泣颯卉翕煙至電過兮渙然霧除霍岐伯使尙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氛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袞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矣雜還膠葛以方馳騷擾衝從其相紛爭兮滂濞決軋滻

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龍耳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徑入靄室之砰礴轡律兮洞出鬼谷之崛躍鬼礮徧覽八紝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汜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夔夔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汎忽兮直徑躰乎三危排闥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音乃今日睹西王母暉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噦瓊華嬾侵尋而高蹠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馳游道而修降兮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陘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元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嘒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司馬長卿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其辭曰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成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慤之歎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席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悅悅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重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間間孔雀集而相存兮元猿嘯而長吟翡翠脇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甚造天兮樓並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噭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棲兮飾文杏以爲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悟而相擗施瑰木之櫺櫺兮委參差以

櫟梁時。旁。屏。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煙。而。成。光。纖。錯。石。之。領。覽。兮。象。璫。琨。之。文章。張。羅。  
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桂。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鷄。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  
兮。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微。以。却。轄。兮。聲。幼。  
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印。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挹。而。增。歎。兮。蹠。履。起。而。彷。徨。  
揜。長。袂。以。自。繫。兮。數。昔。日。之。得。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願。思。而。就。床。擣。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  
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寐。覺。而。無。見。兮。魂。迂。迂。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  
畢。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悽。塞。而。待。曙。兮。荒。亭。亭。  
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濶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驪定筭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輶東嚮將報至於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蘊摩勿絕而已今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筭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罷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

澗沈澗火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厭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囉罷拘文牽俗修誦自傳當世取說云爾龍必將崇論闕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騁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缺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到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寧幼孤爲奴虜繫綱號泣內嚮而怨曰蒸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鑿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湖南馳使以詣勁越四面風德一方之君鱗集仰流顧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徵群洞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睂爽闇昧得輝平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淪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嘗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鶯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鶯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斂罔靡徒遷延而辭避司馬長卿封禪文○○

董鳴先生云封禪文相如創爲之體兼賦頌其設意措辭皆翔贊虛無非如揚班之徒誕妄貢諛爲確實之文也通體結構若無畔岸如雲興水溢一片渾茫駿邈之氣觀揚班之作而後知相如文句句欲活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迷聽者風聲紛綸威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

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

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

業於唐堯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

蓋堯先生云成即成玉也下云堯梁父登泰山卽管子所云成王封太山碑社首

而後陵遲

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

蓋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觀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

於今者也

席按此處文則據小成王而夸漢實則謂古聖謹慎之道易遼易繼今會之而更爲沿作則難以遼繼古聖所未爲而今欲過之可乎

然猶蹠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

名大漢之德逢湧原泉沕潏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霖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伏節

森逝邇厥游原遐闊沫首惡鬱沒晦昧昭晰昆蟲圖憚回首面內然後固騶虞之珍羣徹麇鹿之怪獸薦一莖

六穗於庖犧雙餚共祗之默獲周餘放鵠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誦詭僞禽鑄欽

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邱不亦恧乎進讓之

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譖諸夏樂貢百蠻執贊德侔牲初功無與二休烈決治符

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蓋蓋梁場先生云師古曰蓋發語辭子謂當如考工記輸入爲蓋之蓋

號以況榮上帝垂恩

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應焉或謂且天爲質

蓋堯先生云周謂匪且毛傳云且此也

開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紀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尙何稱於後而

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欵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

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顧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

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蔑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

而覽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愈乎朕其試哉乃遷思迴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潤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易蓄非唯雨之又潤澤質黑章其儀可嘉耽耽穆穆君子之熊羆聞其聲今親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祖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與德而升采色煌煌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諱諱依類託寓喻以封岱披雲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若聖王之德兢兢翼翼故曰於興必虛袁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辭賦類七

揚子雲甘泉賦○○○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奉時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元定泰時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卽胤錫美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鈎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捐斃越而換猶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轄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威兮飛蒙草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擰擰其相膠轄兮乘駁雲迅奮以方攘辟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僂僂參差魚韻而鳥跡翕赫召霍霖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燦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繫華芝颯翥鷗兮六素虬蟠略蕤綏蘿岸繚帥爾陰閉晝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旄郅偈之旛旛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敷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斯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駭遠風陵高衍之嶠崿兮超紆謫之清澄登豫樂而徂天門兮馳閭闕而入凌兢是時未

轄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慘厲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嶺嶢以造天兮厥高廣而不可乎彌度平原。  
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橫并闕與爰藉兮紛被麗其亡鄂崇邱陵之駁駁兮深溝嶽巖而爲谷還還離宮殿  
以相燭兮封巒石關迺靡乎延屬於是大廈雲譎波詭摧嗤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冥聊而無見正濶溢以  
宏惝兮指東西之漫漫徒徊徊以徨徨兮魂固眇眇而昏亂據輶軒而周流兮忽坱圠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  
辟焉麗之曠瑤金人仡仡其承鍾虡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忻忻配帝居之縣圃兮象太  
乙之威神洪臺嶠其獨出兮掇北極之嶟嶟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楔振雷鬱律於巖壑兮電暉忽於  
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長途而下顚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蠻蠻而撇天左機槍而右元冥兮前標闕而後應  
門蔭西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蟠於東厓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樞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前  
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之飛棲兮神莫莫而扶傾閨闥闔其寢廊兮似紫宮之崢嶸交錯而曼衍兮峻崿  
陁乎其相屢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  
亡國禍乎臨淵廻委肆其礪駭兮破桂椒而鬱移楊香芬茀以穹窿兮擊薄壙而將榮華咷肝以根批兮聲駢隱  
而歷鍾排玉戶而颺金鋪兮發蘭蕙與蕡蘋帷弸張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  
調琴般倕棄其剞劂兮王爾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偓佺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天子穆  
然珍臺閒館璫題玉英蠟韻濩濩之中惟夫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迺搜求索偶皋伊  
之徒冠倫魁能函甘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喻清雲之流霞  
分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圓登乎頌祇之堂建光耀之長旛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瓈而下視兮行游目乎  
三危陳衆車於東阨兮肆玉軼而下馳灑龍淵而還九垠兮窺地底而上廻風櫓櫓而扶輶兮鸞鳳紛其銜蕤梁  
弱水之淵深兮躡不周之逶蛇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睠兮宓妃曾不得

施其峨眉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俾神明與之爲資於是欽崇宗祈燎薰皇天招搖太乙舉洪頤樹靈旗謹蒸昆上  
配袞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燭幽都南燭丹厓元瓊賦解秬鬯淡肸靈芬芬森感黃龍兮爍訛  
碩麟選爪咸兮叫帝闢開天庭兮廷羣神儼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宏廻車而歸度三巒  
兮偈棠梨天闢決兮地坼開八荒協兮萬國譜登長平兮雷鼓礮天聲起兮勇士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青德兮  
麗萬世亂曰崇崇圓丘隆隱天兮登降峛崺單蟠垣兮增宮參差躋嵯峨兮嶮嶠峋洞無厓兮上天之緯杳旭  
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徯祇郊禋神所依兮徘徊招搖靈遐邇兮輝光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揚子雲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壘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鑄乎越不可載已於  
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旂張天狼之威弧張燭日之元旄揚左纛被  
雲梢奮電鞭驟雷轔鳴洪鐘建五旗羲相司日顏倫奉興風發廳拂神幡鬼趨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嘻嘻旭旭天  
地肅寂寂邱趺樞涌渭躍涇秦神下跕跕魂負沴河靈翼踢爪華蹈襄顙監云爪古掌字韻按說文爪亦孔也從反  
唐書持孔之義不得謂卽掌字也水經河水下鄭注引掌事沿襲蓋以音近而相承失讀久矣而漢書作襄然郊祀志及史記封禪書並作襄山此文與靈蹕叶韻故知作襄爲正襄形誤也遂臻陰宮穆穆肅肅蹲  
蹲如也靈祇旣鄉五位時敘網羅元黃將紹厥後於是靈典安步周流容與以覽平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  
禹於龍門灑沈菑於谿瀆兮播九河於東瀛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牲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  
瞰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寧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濱南巢之坎壈兮易幽歧之夷平乘翠  
龍而超河兮陟西岳之巔晴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溼溼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淥汎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  
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蕩蕩其亡變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  
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鈞芒與驅尋收兮服元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據頓輪於穆之緝熙

兮過清廟之誰離軼五帝之遺迹兮躡三皇之高蹟既發輶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上林之末有游乎六經  
此文法之信行游爲喻言以天道爲車馬以六經  
爲客行乎帝王之途何必迤歷山川以爲觀覽乎

揚子雲羽獵賦○羽獵漢書注家不甚詳相音語都虎被羽先升韋昭注云羽鳥羽鱗於背若今軍將貞耗參武  
之波之以備死事東京賦辭綜注抑爲肩上絳鷩如燕尾者也以在肩上故曰貞耗詩外傳子路曰白羽如  
月赤羽如朱然羽者則微鷩耳以其似羽非眞鳥羽也賦內羽騎營營則分殊事則其取相別識之義明矣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一帝三王宮觀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宗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  
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栗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  
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處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固百里民  
以爲尚小齊宣王固四十里民以爲太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  
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溟河營建章鳳闕神明殿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  
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諸侍禁衛所營尚泰  
奢麗誇詬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  
稱羲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矣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  
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三五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元宮富既與地乎侔貴正與天  
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末足以爲驅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寢廟涉三皇之登闕  
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元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阻開北  
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顓頊元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闢闢儲積共侍戌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  
禦自汧渭經營郵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爾乃虎落三巒以爲司馬園經百里而爲殿門外則正南極  
海邪界處淵澗濛茫碣以崇山營合圍會然後先置平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資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鎧邪

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軍張竟墜之雲靡日月之朱竿曳燭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纏屬之乎崑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涇涇與與前後要遮機槍爲圍明月爲候焚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辭衍秘路徵車輕武鴻綱獵殷殷軫被陵緣峽窮負極遠者相與遙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分殊事綢紛往來輜輶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鼉始出乎元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旂曳捐星之旂震虧列缺吐火施鞭萃縱流溶淋離麻落戲八鎮而開闢按將獵時子至乃復開闢入之然後縱獵飛廉雲師吸礮瀟率鱗羅布列櫛以龍翰秋秋踰踏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蹊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營者施技方馳千騎狡騎萬帥憚虎之陳從橫膠轎拉雷厲纊駕疋澗洶旭旭天動地岌岌漫半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慷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騁嗜奔欲地蒼猱跋屨羣蹶浮靡斬巨獵搏元猿鼯空虛距連卷肆天蠻埃淵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塹及至疲夷之徒鬢松柏掌疾蒙獵籠輕飛屨般首帶修蛇鈎赤豹控象犀蹴轡超唐陂車騎雲會升降闔藹泰華爲旆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與乎大浦聊湧平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皆其號先生云易列羿氏控弦皇車幽輞光純天地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移圉徙陳浸淫賦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旌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埽地及至平東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羈鳴陽追天寶出一方應許聲擊流光野盡山窮義括其雌雄沈沈溶溶遙曠乎玆中三軍茫然窮光闌與壘觀夫剽禽之縑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掣攫虎豹之凌逮徒角槍題柱壁棟聾怖魂亡魄失觸輒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溝輪夷邱累陵聚於是禽殲中衰相與

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元鸞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關鵠鴻雁喫喫羣俟乎其中唯唯昆鳴蟲蠶振翼上下砰礮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磷薄索蛟螭踏猿類據龍鼉怯靈蟠入洞穴出蒼

梧乘鉅鱗騎鯨魚浮彭蠡自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  
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隣是以旂裘之  
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  
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愈也方將上獵三靈之  
光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章華是靈臺畢徂離宮  
而輶輶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平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偏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  
公儲創道德之園宏仁惠之處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蒸  
所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助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睦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  
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 揚子雲長楊賦○○

#### 此篇倣難蜀父老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山西自褒斜東至宏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置罘捕熊羆豪  
豬虎豹狼猩狐兔麋鹿載以櫨車輪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  
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賦  
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蒸聞聖主之養民也仁活而恩洽勤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  
華而右褒斜栎巖嶽而爲弋糾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跨陸錫戎獲胡搜熊羆抱猪  
木擁榆桑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第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屢至矣而功不顯恐不識者外之  
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元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

搖動以罷車甲木非人主之急務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邪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一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士翼窳橫目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撕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餐禔鍪生蠻介胄被雪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綿衣不敝革轡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璫珥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惟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羌戎睚眦閩越相亂遐邇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發整其旅乃命驃衛紛紜沸渭雲合雷發森森波流機燄盡軼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輶轎破穹廬勝沙幕體余吾遂躡乎王庭駁棗駝燒燐盡分勞單于磔裂屬國夷阨谷拔幽莽刊山石踩屍與斷係累老弱吮餽廢耆金鏹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類樹頸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尙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廻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僰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隣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歸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重耀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干道者則憮夫笑之意者以爲事閭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有年出兵整興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狹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瞻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溝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輶日未暉旗從者髡髮骯髒而還亦所以奉大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凱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韜磬之和建碣碭之虞桔

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頸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方將俟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於將來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驅馳杭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踐躡芻蕘誇衆庶盛狄羨之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塞燭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矣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矟廓然已昭矣

揚子雲解嘲○○○並按此文前半以取爵位富貴爲說後半以有所建立於世成名爲說故范增謂漢祖曰曹留侯雖異若司馬長卿東方朔亦所以取名也今進不能建功退不能高鑒又不肯失於放誕之行是不能與數子者並著書以成名耳響若噭噭者以狀其聲名之響文遠及說文引之並作響漢書作響古字通也說文巴蜀名山岸骨之旁著欲落墮者曰氏氏崩聲聞數百里而臯部又有訛曰秦謂臯服曰訛然則此字作氏音承旨切或作咷音丁禮切皆本說文義皆可通

蓋鳩先生云雄偉瑰麗後人於此不能復加恢奇矣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創太元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元之尙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紀不生則已生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折人之珪僧人之爵慢人之符分人之祿紂青紺朱丹其轂今吾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燭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元五千文枝葉扶蘇獨說數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級給事黃門意者元得無尙白乎何爲官之拓落也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綱解結羣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故鄒衍以韻頑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禹後陶塗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徵以糾繫製以領鉄散以禮樂風以詩書曠以歲月

結以倚廬是以天下之土雷動雲合魚鱗雜襄咸營於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人自以爲皋陶戴纈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日握權則爲卿相又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海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鳥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睢以折搘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噲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騁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簪而先驥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隙蹠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免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世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者絕觀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擾寧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鵩梟而笑鳳皇執蝘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元之尙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愈對與腐鵩也悲夫客曰然則靡元無所成名乎范睢以下何必元哉揚子曰范睢魏之亡命也折脰拉體免於微索脣肩踏背扶服入橐激卬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頓折頰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握手而亢其氣拂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娶敬委輶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業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諧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睢之說於金張許史

之閭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畱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砥隖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商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元揚子雲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闇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鍾易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寤亹亹精神於此而顛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愈若夫閔言崇議幽微之途蓋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察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琴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極膠葛騰九闕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紜泰山之高不瞧曉則不能浮瀛雲而散敵蒸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昏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同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徵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揜六莖發簫韶咏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鼓琴而不肯與衆鼓夔人亡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斷師曠之調鐘嶸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 揚子雲反離騷

有周氏之蟬鳴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禽兮流于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旣離乎皇波因江潭而

莊記兮欽弔楚之湘靈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繁以其淟涊兮暗昧以其縚紛漠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靈承彼洪族兮又覽靈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櫈槍以爲  
綦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彌資嬾娃之珍豎兮翼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駕鳩之能捷驅驛驅  
以曲鄰兮驥騁迅轡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媛就擬而不敢下靈修旣信椒蘭之嗟佞兮吾靈忽焉而不重睹矜  
斐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驥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衆媒  
之嫉妒兮何必屬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娛塵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虛愍吾靈之衆  
芬兮颶煌焜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賴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濫兮將折  
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靈與陵陽矣之素波兮豈吾靈之獨見許精瓊廬與秋菊兮將以延夫  
天年臨汨羅而自限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柔之纏簪兮縱令之遂奔馳驚皇膽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夷師卷  
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稍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逮靈氣而不  
從兮反淇身於江臬靈既狹夫傳說兮笑不信而遂行徒恐戰卦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靈棄彼處妃兮  
更思瑤臺之逸女狎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旛旂兮望昆侖以棲流覽四荒而顧懷兮笑  
必云女彼高邱旣亡鸞車之幽謁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灝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  
時命之所有雖增歎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靈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遲遲而周邇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  
湘淵與滄淵漁父之餉歎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聘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辭賦類八

班孟堅兩都賦○○

董鳩先生云凡所舉典於建國之規皆得其要贍而不穢詳而有體卽班氏之史材也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喜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按漢武帝前本有中大夫此是在省時其秩或中二千石或比二千石也其後大中大夫蓋不復內侍但國光祿勳其秩僅千石反小於光祿大夫矣此必宣昭以後之制百官表未詳言其升降但云秩千石則非公卿大臣而賈生自大中大夫爲長沙傳亦何爲降臨乎此實非舊制據孟堅此序足知表之漏闕矣又仲舒傳但云爲中大夫不云爲大中大夫亦是漏也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蟲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咸美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缺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者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瞻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謫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輒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觀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顧賓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四都在於雍州實日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終南太華之山右界襄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輿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睇秦嶺賊北阜挾澧瀘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

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闕城溢郭旁流百塵紅塵四合烟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曾名亞春城連交合衆騎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綴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遷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蹠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綠其隈鄧杜演其足源泉鑿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宮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曜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柔麻鋪棻東郊則有通溝大漕瀆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園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屬漢緣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眞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暨冠山之朱堂因瓊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芬欗以布翼蔚棟梓而高驥雕玉礪以居檻裁金壁以飾瓊發五色之渥彩光爛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闕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屋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列宿繁星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常處寧陸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鸞鷇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真以藻繡絡以綸連隋矣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爲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元墀釦砌玉階形庭碩礪綵緻琳瑯青熒珊瑚碧樹周阿

而生紅羅幡繩綺組繡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洪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憊憊蕩亡秦之毒蠱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詩事善注引王襄令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治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悖諱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爲華元元木本彈見治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郎按句乃賦郎署儒林傳以博士弟子甲科爲郎中故云總禮官之甲科也此二句虎賁贊衣闈尹閭寺陛載百重各有典司周其廉孝一途則若王吉京房俱以孝廉爲郎是北郎選略盡於此蘆千列徹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生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互長檠凌陞道而超西墉擬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嶠嶭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駕盪而出駢娑洞枮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薦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芬楣雖輕迅與標狡猶憐昧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瞬轉而意迷捨櫺檻而郤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恍恍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懼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彷徨步甬道以榮紝又杳杳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源神岳之蔥崿瀘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嵒峻嶒峯金石崕嶮抗仙掌以承露龍雙立之金莖扶埃塹之混濁鮮頽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寓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闢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罫網連絃籠山絡野列卒周市星羅雲布於是乘轂與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豐都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駁殲震震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跃躍其十一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鑿要

映。洎。經。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攷。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斃。孽。鹿。紛。紛。焰。繳。相。繚。風。毛。雨。血。灑。野。敵。大。平原。赤。勇士。厲。援。犧。失。木。豺。狼。獮。竄。爾。乃。移。師。超。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兕。觸。獸。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掎。標。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挖。熊。螭。曳。犀。整。頓。象。羣。超。洞。擊。越。峻。崖。蹶。巖。巨。石。類。松。柏。赴。叢。林。擢。草。木。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樹。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錯。厭。獸。相。枕。籍。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炮。臘。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醞。饗。畢。勞。逸。齊。大。輅。鳴。鑿。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眩。暭。猶。若。摛。錦。與。布。繡。燭。耀。乎。其。陂。鳥。則。元。鶴。白。鷺。黃。鵠。姬。鶴。鵠。鶴。鷺。鸞。鸞。雁。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輶。輅。登。龍。舟。張。鳳。蒸。建。華。旗。祛。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越。鬱。廣。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鶴。下。雙。鵠。渝。文。竿。出。比。日。撫。浦。量。御。燭。繳。方。舟。並。驚。俛。叩。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游。博。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嶮。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休。佑。之。所。用。采。游。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梁按王嘉傳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又如淳漢書注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商。循。族。世。之。所。觀。工。用。高。曾。之。規。矩。槩。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平。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觀大漢之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事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水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柩鄆閭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入

之血秦項之灾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面上訴上帝憤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闢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與雲霞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靈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平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翼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樂揚世廟正予樂神人之相允治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魏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墳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統獸制同乎梁鄧誼合乎靈固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銙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鸞麗和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埽霓旌旗拂天森森炎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飮野歛山日月爲之奪明邱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園陳師按屯騎部曲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暝禽營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跪餘足士怒未渫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中

夏而布德職四裔而抗稜西濱河源東濱海渭北勸幽崖南燭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誓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袁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皇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鏗鉤管絃唯煙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詔武備泰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儻休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煙燭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觀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齊澤耀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令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捐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紝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元耽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誄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元德謙言宏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半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以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幅湊秦嶺九峻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泝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謐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畢然失容逡巡降階慄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猶歎緝熙允懷多福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梁蟠蟠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唯神永觀厥成

乃經靈臺靈臺旣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祈祈甘雨百穀蒸蒸庶草蕃庶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畱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綺爍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  
延長兮膺天慶

傅武仲舞賦

楚襄王旣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王曰其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雖雅異宜弛張之度聖哲所施是又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蹲之舞禮設三爵之側頸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又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間夜兮明月爛以施光朱火熒其廷起兮耀華屋而爍洞房黼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旣醉其樂康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情跳踉紛擎兮淵塞沈蕩改恒常兮於是鄧女出進二八徐侍妓服極麗婉致態貌嬾妙以妖蠱兮紅顏麗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

波珠翠的蝶而留媚兮華桂飛揚而雜雲霞顧形影自整裝順微風揮若芳動朱唇紅清陽亢音高歌爲樂之方  
歌曰據予意以宏觀兮繹精靈之所束弛歎急之絃張兮慢末事之軌曲舒恢哀之廣度兮闊細體之奇縉嘉闢  
睢之不淫兮哀蠅蟬之局促啓泰貞之否隔兮超遺物而度俗揚激徵騁清角贊舞操奏均曲形態和神意協從  
容得志不刼於是區節鼓陳舒意自廣游心無垠遠思長想其始興也若俯若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  
其少進也若翹若行若疎若傾兀動赴度指顧應聲羅衣從風長裏交橫駱驛飛散颯沓合併羈羈燕居拉擗鵠  
驚綽約閒靡機迅體輕姿絕倫之妙態變懸素之潔清修儀操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  
志遷化容不虛生明詩表指噴息激昂氣若浮雲志若秋霜觀者增嘆諸工莫當於是合場遇進案次而俟培材  
角妙夸客乃理軼態橫出瑰姿譎起眄般故則騰清眸吐吐咬則發皓齒掩齊行列經營切儻髮髡神勤迴翔竦  
峙擊不致策踰不頓趾翼爾悠往復轍已及至回身還人迫於急節浮臉累蹠踟蹰跌紆形赴遠淮似摧折  
纖轂蛾飛紛委若絕超趨鳥集縱弛瘞歿蛇蟠雲轉鷇首體如游龍裏如素蜺黎收而拜曲度究畢遷延微  
笑退復次列觀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擾擾就駕僕夫正策車騎並狎通盪逼迫良駿逸足  
搶捍凌越龍驤橫馳揚鎗飛沫馬材不同各相傾奪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蹠地遠羣闊跳獨絕或有宛足鬱  
怒般桓不發後往先至遂爲逐末或有矜容愛餌洋洋習習遲速承意控御緩急車音若雷驚驟相及駘漠而歸  
雲散城邑天王無晉樂而不渢娛神遺老永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

辭賦類九

張平子二京賦○○○

彌按西京雄麗欲掩孟堅東京則氣不足舉其辭不若東都之簡當惟末章諷戒摶切處爲勝

有憑虛公子者心奓體休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

時則慘此幸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勤於勤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彊周，卽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爲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爲咸陽。左有崤函，右陘函陵之塞，綴以一華巨靈。晶屬高掌遠蹠，以流河曲脈跡猶存。右有驪城之隘，隔閼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嶧崔嵬，隣轡律連。岡乎嶓冢，抱杜含鄧，欹禮吐鑄，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瀆漫隴迤，作鍛於近其遠。則有九曜甘泉，潤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爲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悅秦，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爲金策錫用此士，而翦諸鴉首。是時也，並爲彊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裏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基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豈伊不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粉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啓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脇，正繁宮於未央，表嵯峨與璧璫。流景曜之輝壁，雕楹玉砌，繡栱雲楣。三階重軒，鍛檻文槐。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刊潛平堂，設砌崖簾。抵崿崿，鱗峋棧峻。嶮巒裏岸，東塗修路。峻險重門，製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虜，越邇負筭。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驥。朝堂承東溫，調延西北。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峙以磽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與璧璫流景曜之輝壁，雕楹玉砌，繡栱雲楣。三階重軒，鍛檻文槐。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刊潛平堂，設砌崖簾。抵崿崿，鱗峋棧峻。嶮巒裏岸，東塗修路。峻險重門，製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虜，越邇負筭。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驥。朝堂承東溫，調延西北。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峙以磽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

辟大廈，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閨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當侍與謁者皆士人，息夫躬傳，侍王閔李善注謂閨官誤矣。中常侍後漢之制耳。謁者後漢選孝廉爲之前，漢無定制。其守人之謁者，則著高冠，奉祀中郎者張釋明是也。然禮要亦拜爲中郎者，則士人爲常侍謁者，並可加中字。顏監謂加中字爲闇亦非也。

命常御外有蘭臺金馬遷宿达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署微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靈縣厥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護蘭林披香鳳皇鸞鳳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第采飾繡緺裏以藻繪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梁之夜光綴隨珠以爲燭金凡玉階彤庭輝輝珊瑚碧瑠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羅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鈞陳之外閨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於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營憇乎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縣門衛供帳官以物辦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復魂異日新碑所未見以上賦城內宮殿以下賦城外離宮獨舉甘泉建章者以帝當居此也惟帝王之神麗體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據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慮顧往昔之遺館蕪林光於秦餘

處甘泉而爽墳乃隆崇而宏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壘覽以高居通天諺以棲峙徑百常而葦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陌其若削翔鶴仰而弗達况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頽聽聞雷霆之相激栢梁既炎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闕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窯竚於甍標咸遡風而欲翔鳳闕之內別風嵯峨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千雲靄而上達狀亭亭以召召神明响其特起升幹疊而百增跨游極於浮柱結重梁以相承累層構而遂躋望北辰而高興消零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徵瞰宛虹之長羣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闌而仰眺正觀瑤光與玉纓將乍牲而未半怵惊慄而聳兢非都虛之輕趨就能超而究升峩姿駘溫蒸氣桔桀枮詣承光暎眾摩豁增粹重禁鍔鍔列列反宇業業飛檐轍轍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闢旌不脫局結駢方斲樸幅輕簷容於一扉長廊廣廡連閣雲蔓明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烟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内外潛通前開唐中濶望廣漠顧臨太液滄池漭沆漸臺立於中央赫昈昈以宏敞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孤峰下嶺巖以當鼯長風激於別院起洪濤而揚波浸

石菌於重淮濯靈芝以朱柯海若游於元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藥大之貞固立修葦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華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漢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市風俗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塵里端直薨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叱陵木衣錦土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騎匪石匪董瞻能宅此爾乃廓開九市通衢帶闔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瓊貨方至鳥集鱗萃觀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夫翁伯渴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挺跡田文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轡悍爐豁如虎如羆眶眦螢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汚而公孫誅若其五縣游屬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勞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痍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榻隱隱展冠帶交錯方輶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國宮館以下補敍諸  
國宮館應宮苑園百四十五石極鑿厓并巻鄧郢左陝河華遂至虢土音注右扶風有虢縣非是此當引地志安農郡陝縣故虢國左傳東晉魏略是也

上林禁苑誇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縫垣綿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駒駛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于何不有本則樅栝侵楠梓械櫟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蒼委葑穠爽櫟椿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歲莎菅蒯薇蕨荔荒王薺齒臺戎葵懷羊苯蓬葦彌阜被岡篠蕩敷衍編町成寃山谷原隰央莽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元趾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龍鼴巨鼴鱗鯉鱗鯉鮪鮀鮋鯢鯔鯔修領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鸕鳩鴟鵟鷺鷥鷺鷥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雁門奮隼歸鳬拂卉耕畝衆形殊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以下田賦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蟲

搏擊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簸林薄鳥畢駿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鐸成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罝百里迺杜蹊塞鬯鹿麋獸田區仄天子乃駕

雕軒六駿駿戴翠帽倚金轍

并玉纓

舞注并玉冠也

按馬冠自名錢耳左傳子玉自爲

遺光鑑

燭建元弋樹招

搖何義門改弋爲戈云史記杓頭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

燭馬冠乎

燭云外遼北斗也一名元弋

然元弋又見馬融廣成頌似非誤

棲鳴高曳雲稍弧旌枉矢虹旗婉旆華蓋承

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超屬車之邇

載獵狹匪惟玩好迺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成初從容之求實俟

實諸於是董尤秉越奮蠻被殷禁樂不若以知神姦魑魅魍魎莫能逢旃

句讀於頭並接此六

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

結部曲臺行伍燎京薪賦雷鼓縱獵徒赴長莽迥平清候武士赫怒緹衣殊始睢盱時跋扈光炎燭天庭鼙聲振海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附堵百禽惶遽騷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超投輪蹄輻不邀自遇飛旱浦前流鏑

標擗矢不虛含鑑不苟躍當足見蹕值輪被轢價禽斃獸爛若碩燄但觀宣羅之所羈結竿殳之所揜畢又族之

所撓捕徒博之所撞拏白日未及移晷已猶其什七八若夫游鶴高翬絕阨踰斥羣兔聯豫陵攀超堅比諸東郭

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銳擊於韁下韓盧噬於練末及其猛毅至無隅目高

庭威懾兕虎莫之敢仇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儕朱鬱鬱髮植髮如竿袒裼執手空跕盤桓鼻赤象圈巨獫楂獵

謂批躉猿措枳落突轉落梗林爲之蹠拉樸叢爲之擢殘輕鋒傾狡趨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嶠獵昆蟲杪

木末獲獮猢超殊猿擣飛鼯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泉樂北風之同車盤於游畋其

樂只且於是鳥獸彈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思行夫展車馬收禽舉爵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頤賜獲幽

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轡升舉燧既鹽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炮夥清

點燄皇恩淳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廻旆右移以下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涼章簡短

紅蒲且發弋高鷗挂白鵠聯飛龍璫不特絳牲必加雙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鷺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櫓

女繼櫓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蟬憚蛟蛇然後釣飭體纏鮑鯉擔繁貝搏者龜控

水豹羣潛牛澤成是濫何有春秋擿漻溟搜川瀆布九罿設罿羅捕鯢珍水族蘊蘋拔蜃蛤剝逞欲畋斂效獲

廢棄擗蓼泮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蕩胎拾卵蟻蠍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阤

鐵百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麥驥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觴之妙戲鳥獲

扛鼎都盧尋橦衝狹蠶灌胸突鋸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圖櫛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

會仙倡戰豹舞嚴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蟠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襯襯度曲未終

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復陸重閣轉石成雷礧礧激而增響磅礴集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爲蔓延神山崔

嵬峨從背見熊虎升而翠攫猿猱招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跋跋白象行孕垂鼻轔轔海鱗變而成龍狀蹠蹠以

蛆蠅舍利國麗化爲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鼈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

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畢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盡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儗儕逞材

上下翻突倒投而跟挂臂殞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撞末之技態不可彌轉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

中於是衆變盡心醒醉以下燕游聲色盤樂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重藏緩便旋閨闥周觀郊遂若

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爲貴然後歷掖庭適驪館捐衰色從嫋婉促中堂之暖坐羽觴行而無算祕舞更奏妙材

聘伎妖蠱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疎清商而却轉增嬋娟以趾牙粉綻體而迅

赴若驚鶴之羣罷振朱屨於盤樽奮長袞之颯颯要紹修態麗服麗青路藐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柔門誰能不營

列爵十四嬪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衛后興於蠻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鑒成唐詩他

人是媿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有疾許趙氏以無上恩致董於有虞王閨爭於坐側漢載

下以

物殷早嚴險周固襟帶易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奢泰肆情而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幾究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歟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爲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爲國華獨儉嗇以醒齶忘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矯惑焉願聞所以辨之之說也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未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悝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鑽是非近於此惑也周姬之末不能厭政功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燭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已若乃構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彈然後收以大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雍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焉慄慄黔首豈徒跼高天蹐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歟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蕪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天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繩子嬰於輜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齋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謾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西漢本以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及光武建武十九年又尊宣帝曰中宗故並日紀宗存主賴銘勳彝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談宜無嫌於牲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君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蓋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險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嚴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綰

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逕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轍轍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輶流輝以大伾溫液湯泉黑丹石綯王鮪岫居能築三趾虛妃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鼎似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裳宏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巨猾間釁竊弄神器歷載三十六偷安天位於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鐵四七共工是除櫟棺旬始葬凶廢餘區宇父寢思和求中睿哲元覽都茲洛宮日止曰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崇新德遂作德陽崇德殿在南宮見崇德傳注光武時本有故曰新德陽殿在北宮見靈紀明帝始立故曰作南北宮相距三里疏懶注乃云崇德宮在東德陽宮在西相去五十步殆是誤也啓南端之特闢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按漢忠震龍圖名近北宮善注謂池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螭永安離宮承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觀閣修竹冬青陰池幽流元泉冽清鶴鳴秋棲鶴鳴春鳴雎鳩屬黃鸝蘭喫喫於南則前殿雲臺龢驪安福謬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鈞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勅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洪池後漢書紀傳作鴻池清鏡以下皆洛陽城外豫水澑澑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鼈盤與龜魚供鷗鷺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燭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爲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三宮皆在平城門外布教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決決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祲祈禳禳灾於是孟春元日羣后秀戾百僚師師於斯胥泊藩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贊當覲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鋪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

鎧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哲哲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軒磕隱訇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彫輦於東廟

據天子輦於東廟前者乃謂陵禮者則叔孫通傳固云輦出房也此廟字必房字之誤而蘇李注皆宋辨之

冠通天佩玉璽紝皇組要千

將負斧屢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制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東除訪萬機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眚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甯靜

肅意作審靜以肅意作審靜以皇則於職協發京倉散禁財資皇僚達興臺命膳夫以大饗饗饋浹乎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芳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官己事而踐勤屢省憇乾乾清風協於元德淳化通於自然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廄開敢諫之直言聘邱園之耿潔旅東帛之斐斐上下通情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平上元思所以爲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備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日允矣天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綯紱綻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釋盤厲

結飛雲之殆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焱悠以容裔六元虬之奔奔齊驪驕而沛艾龍輔華騮金錢鏤

錫方鏡

方鏡薛注語不分明謂昭注與服志引蔡邕獨斷云鐵鏡數寸在馬腰後有三孔插鑿尾其中又許愬說文鑿與馬頭上附鏡插以鑿尾鑿象角所以防禦而鑿去之並按合蔡許二說其制乃明而獨斷馬腰後之

後字蓋前字或上字之誤所云鑿尼蓋

左纛鈞膺玉壤鑾聲曠曠和鉛鋏鋏重輪貳轄疏轂飛輪羽蓋轂筵葩瑤

曲韋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縷立戈迤邐農興輅木屬車九九乘軒並轂班均重旂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轡旗皮軒通帛繕旆雲罕九旛闔載輕轎髮被縕虎夫戴鵠駙承華之蒲稍飛流蘇之驂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囁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轡轡殿未出乎城闕已迴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於明神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鑼鑼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八佾

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鸞旛之炎燭致高烟乎太一神歆馨而頤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摧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之心感物

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諭祠物牲辨省設其幅衡毛炮豚脯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鼓哩哩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鑾輶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剝耜躬

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虛宮懸金鑑鑿鼓路鑿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爲工張大疾制五正設

說文鑑述車也一  
日却車抵堂爲鑑

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

柔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關驕虞奏決拾旣次彫弓斯彀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濟養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激而遐邁日月會於龍魏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鑿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寶其樂悠悠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之隙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閏西園咸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畋四牡旣佶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繽紛迄於上林結徒爲營次相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呈數鵠羈魚麗箕張翼舒軋塵掩近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興徒不勞成禮三敵解罘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彈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罟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旣罿罿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爾乃卒歲大饑駁除羣癟方相秉鍼巫覡模荔僵子萬僅升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臭飛碟雨散剛蠻必斃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淥天池絕飛梁捐螭魅斬猶狂斬蝮蛇腦方良囚耕父於清冷灞女魃於神演殘變魑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爲之震懼況魃靈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踐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漱乘

興巡平岱嶽勸稼植於原陸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閼風而西還致恭祀於高祖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蠶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四年之多稼嘉田畯之匪懈勤致實於九扈左瞰陽谷右睨元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寧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無總集瑞命備致嘉祥園林氏之驕威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焚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梁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卽儉則合美乎斯于登封降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翠不裂玳瑁不簇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懲於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矣其辟而蓋竟炎爲難尋也故曠世而不覩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風翔淳從雲游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趣趣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迎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嘗值余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賓言其梗槩如此若乃流遯忘反放心不覺樂而忘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翠瓶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營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大終日不離於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人君者駐輶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鑿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却走馬以冀車何惜驥馬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枒畋不闢胎草木蕃廬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時百姓同於饑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業蓄民心固結執義主夫懷貞卽此應首

忿姦惑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誦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刺民以媿樂此應首忘民怨之爲仇也好婦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

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日不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頽牆墻壘亂以收置解眾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多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案按西朝顛覆指王莽基藏之事附注失之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飽肆不知其亮

玩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龍咬而衆聽者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醒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爲者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迷也幸見指南於晉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大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尙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張平子思元賦○

仰先哲之元訓兮雖彌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趺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耀幽蘭之秋華兮又鑄之以江華美嬰積以酷烈兮允塵邇而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側陋兮敢怠遑而舍勤幸二八之適處兮嘉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先弊兮子不羣而介立感鬱驚之特極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眞日獲謹於羣弟兮啓金縢而後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惑兮嗟孰可與爲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纏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陷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圜方賓蕭艾於重笥兮謂薰正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繁縝裳以服箱行頽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繡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辯貞亮以爲盤兮雜伎藝以爲珩

兮道白露之爲霜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孴妃嬈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心猶豫而狐疑兮卽歧趾而賦情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遜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勵自彊而不息兮踏玉階之峻峰懼筮氏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皋之介鳥兮餗素意之不逞游塵外而督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鵬鷁競於含笑兮我修潔以益榮子有故於元鳥兮歸母氏而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倣裝旦余沐浴於清源兮以下東方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翻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邱乎句芒何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夥登蓬萊而容與兮暫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飲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陽谷兮從伯禹乎稽山嘉莖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郊徑兮存重華於南鄰以下南方哀一妃之未從兮翩躚處彼湘漢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梨之圮墳痛火正之無憇兮託山坡以孤魂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印州而游遨躋日中於昆吾兮憩淡火之所陶揚芒煙而絳天兮水泣沄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顰羈旅而無友兮余安能乎留茲以下西方顧金天而嘆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融而使舉麾兮纏朱鳥以承旗翼建木於廣都兮摭若華而躋躋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尋收而遂徂歛神化而蟬蛻兮爛精粹而爲徒獸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以下中央亂弱水之溟漫兮逗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猶佯而延佇憇河林之蒸蒸兮偉闢唯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樞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龍令殞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其不齊兮雖司命其不喻實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麻

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厖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遷武董弱冠而司刲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  
相形兮恒反側而靡所穆屆天以悅牛兮靈亂叔而幽主文斷祛而忌伯兮閼謁賦而寢后通人闔於好惡兮豈  
昏惑而能剖焉摘讐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愾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  
訛梁叟患夫黎邱兮丁厥子而判刃親所曠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母綿蠻以倖已兮思百憂以自瘳彼天監  
之孔明兮用棐忱而祐仁湯燭禮以禱祈兮蒙厖穢以拯民景三慮以營國兮焚惑次於他辰魏顆亮以從治兮  
鬼尤回以懿秦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柔末寄大根生兮卉旣凋而已育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  
不復盍遠迹以飛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慟惄而無憲逼區中之隘陋兮以下將北度而宣游  
行積冰之礮礮兮清泉汎而不流寒風淒其水至兮拂穹岫之騷騷元武縮於彀中兮膽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  
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歎而增愁怨高陽之相寓兮倘顧頑而宅幽庸織路於四裔兮斯  
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縹乎不周以下迅森浦其脰我兮驚翩飄而不禁越嵒礪之洞穴兮漂通川  
之礮礮經重陰乎寂寥兮慙墳羊之深潛迫荒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下  
仙居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饑戴勝慈  
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處妃咸姣麗以盡媚兮增嬌眼而蛾眉舒訥婧之纏腰兮  
披雜錯之桂儻離朱唇而微笑兮頰的礪以遺光獻環現與琛綺兮申厥好以元黃色豔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  
忘我實多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嶽巍兮臨榮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  
梁登閬風之層城兮搏不死而爲牀居培塿以爲樸兮茹白水以爲漿抨巫咸使占夢兮乃貞吉之元符滋令德  
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既垂顙而顧本兮亦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僚以夙會兮

以下

登

食供職而並迓豐隆軒其震霆兮以列缺疎其照夜雲師霏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轍彌興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輶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修劍揭以低昂冠岳岱其映蓋兮佩紛繩以輝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驪氣旄落以天旌兮螭旌飄以飛颺撫軒輅而還睨兮心勺灑其若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瑣之鍵芝青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水衡乎元冥屬箕伯以箇風兮漠漠涒淥爲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警晉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蟻蝶而上征紱翼翼以徐戾兮焱回回其揚靈叫帝闕使闢屏兮觀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既防溢而靖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繁宮之肅肅兮集太微之闕闕命王良掌策驅兮踰高閣之將將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鬭威狐之拔刺兮射蟠螭兮封狼鷹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礴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御流兮察二紀五綽之綢繆過皇偃蹇天矯婉以連卷兮雜沓叢頓庭以方驥馘汨淫沛以罔象兮爛漫靡靡藐以迭遡凌驚雷之疏磕兮弄狂電之滌盪踰厖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而傾眠兮臨舊鄉之諳萬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軒而徘徊雖游娛以娛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閨闥兮降天途乘蒼忽兮馳虛無雲菲菲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纊連翩兮紛暗曠僚眩兮反常間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長余佩之寥寥文章奐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游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晉兮耽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徵音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峩峩恭夙夜而不貳兮因始終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嘗兮懼余身之未勑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默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追遙以劬勞系日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祚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跡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僕夫稱柏舟

悄悄音不飛松喬高峙執能離結精遠游使心攜迴志竭來從元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辭賦類十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黯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憑依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觀斯而貽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矣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粵若稽古帝漢祖宗藩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太廟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殿也則嵯峨崕崙嶮崿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倜儻暨歷博敞洞輶轄乎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瑣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轡隆岠崿乎青雲鑿瑛丸以嶒峩雨縉綬而龍鱗汨磯磯以璀璨赫輝輝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於閭闔方一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泰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形彩之節徒何爲乎澑澑汎汎流離爛熳皓璧隔曜以月照丹柱欽絕而電烻霞靄若陰若陽澑澑燐亂烽烽煌煌隱陰夏以中處靈寢簷琅玕齊玉璠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萬萬而曉曇旋室姪娟以窈窕洞房叫塞而幽邃西廂踟躇以閑宴東廳天上憲精微僥僥雲起嶽空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聳倚磊砢相扶浮柱迢嶢而枝柱序重深而奧祕屹鏗冥以勿罔胥厭翳以懿灤魂悚悚其警斯心懼懼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精微僥僥雲起嶽空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聳倚磊砢相扶浮柱迢嶢而枝柱

飛漢僵塞以虹指揭蕪蕪而歷漢肩轡砾塊以爰義曲枅要紹而環甸芝栢揩羅以戢督枝茅松柯而斜披傍天  
蟠以橫出互駢糾而挾負下拂蔚以璀璨上崎嶇而重注拂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  
圓天憲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渠發秀吐翠蘚苔披敷綠房紫菂寳窓垂珠雲棻灑悅龍桷雕鏤飛禽走獸因木  
生姿弄虎擅擎以梁倚佂奮疊而軒昂虬龍騰礪以婉嫋領若動而蹠宛朱鳥舒翼以峙衝曉地螺蚌而繞櫻白  
鹿子蛻於構桷蟠螭宛轉而承楣狹兔玲伏於梢側援沉攀椽而相迫元熊蟬蟬以斷却負載而蹲曳齊首目  
以瞻眄徒眠脈以玩弄胡人遙集於上極儼雅距而相對侈歎獨以鶻吭顫類而睽乖狀若悲愁於危虛愴  
蹙而含粹神倦岳岳於棟間玉女遺憲而下視忽曠眇以鑿像若鬼神之髣髴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  
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繹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  
伏羲麟身女媧蛇軀通荒樸略厥狀睢盱燎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  
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誡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塗升  
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綠雲上征中坐垂景頽視  
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杳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  
俊才誰能克成乎此勲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煴元體勝涌於陰溝甘露被  
宇而下臻朱桂黝條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祥鳳翕習以應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  
水安甯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形容  
靈宮鬱屏穹崇紛厖鴻兮劖方峻簷琴峯當嶮辟瀨挺兮連爭偃蹇焉崑崙嵯峨傾欹兮欵欵幽藹雲霞漫洞  
杳冥兮蕙翠紫蔚璫瓊瑩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王仲宣登樓賦○○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曇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皋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粉濁而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迴兮川既漾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仲尼之在陳兮有歸與之嘆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烏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冥王道之一平分假高衢而骋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冷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將鳴而舉翼原野闊其無人兮征大行而未息心懷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憮惄循階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張茂先鶴賦

鶴鷀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虛卑物莫之害繁茲族類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鶯鶯鶴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背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罿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鶴鷀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翩翩之陋體兮無元黃以自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鸞過猶俄翼兮尚何懼於羣樹繁苔蒙蘚是焉游集飛不飄颻翔不翕習其居易容其求易給棗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嚮匪陋荆棘匪榮臣蘭勤翼而遂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賣害兮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勤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爲雕韞介其背距韁羣於雲際鷗雞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遠裔彼晨鳩與歸雁又短翼而增逝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衝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苦鷹鷺而受繫鷄鶴惠而

入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蟄於九重擊聲音以順旨思摧融而爲所懲鍾岱之林野慕龍振之高松雖蒙幸於今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鶴鶩避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翠萬里飄颻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壤足珥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外錯種繁類殊鷁鷀集於蚊睫大壯彌乎天隅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小大之所如

潘安仁秋興賦○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遑底甯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名篇其辭曰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萼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慘漂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嘆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草游氣朝興槁葉夕殞於是乃屏輕邏釋纖繩藉莞裯御袷衣庭樹槭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冰幹蟬喧時以寒吟兮雁飄颻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朦朧以含光兮露淒清以凝冷煙燭粲於階闈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宵耿介而不寐兮獨戾轉乎華省悟時歲之道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髮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羣俊之逸軌兮攀雲漢以游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客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闊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猿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轡以高厲耕東皋之沃

壤兮輪黍稷之餘稅泉涌湍於石間兮蕩揚芳乎崖澗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魚之激激逍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平歲

潘安仁笙賦○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篋焉若乃絲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潤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煌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而短長則生粹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微列商泄之反謳厭焉乃揚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基黃鐘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靈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翹翹歧明球在味若銜若垂修橫內辟餘簫外透駢田獵櫛鉗鑿參差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笙而將吹先嘔噦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拂情終鬼蜮以塞謂又娛還而繁沸罔孟浪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憤檄蘿以奔邀似將放而中質愀惄惄側滅虺舞煜煜汎淫氾豔雪煜岌岌或案衍夷靡或竦勇剽急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舞既蹈而中輶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擣纖翮以震幽簧越上笛而通下管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慟亮顧躊躇以舒緩轡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夭夭歌蚩下之纂纂歌曰蚩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證爲爾乃引飛龍鳴鶴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吟楚妃嘆而增悲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嘲嘆諧雍雍喈喈若羣雛之從母也郁抑劫悟泣宏融畜哇咬嘲嘆壹何察惠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疏客始聞主人微疲弛絃轡箭徵墳屏篋爾乃促中筵擣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苞以授甘傾縹盞以酌醞光伎儼其階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憤而投琴况齊瑟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繁縟歌鼓納羅鍾律爛熠爚以放豔響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

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發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敘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醻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柔漢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羣聲之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衡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潘安仁射雉賦○○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兮麥雄豔之姱委巡邱陵以經略兮書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草蔚其曜新陳柯械以改舊天決決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夢漸漸以擢芒雉驚默而朝雊呵箱籠以揭驅睨曉媒之變態奮勁骸以角搓曉悍目以矚昧翳綺翼而輕搗灼繡頸而袞背鬱軒翥以餘怒畏長鳴以效能爾乃擊場扭麝停僮蕙翠綠柏參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徹鑒表獻蹠以密綈恐吾游之晏起虛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目以寓視何調翰之喬桀遯疇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褰微罟以長眺已跟蹠而徐來摘朱冠之絕赫敷藻翰之陪鶴首药綠素身施黼繪青琳莎靡丹臙蘭絳或蹶或啄或啄時行時止斑尾揚翹雙角特起良游兜幄引之規裏應叱擗立擢身竦峙捧黃閒以密毅屬剛挂以潛挺倒禽紛以迸落機聾振而未已山鷺悍害森迅已甚越壑凌岑飛鳴薄廩擎牙低鎗心平望審毛體擢落霍若碎錦逸羣之僕擅場挾兩擣雌妒異條來忽往忌上風之聳切畏日映之儻則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伎憐伊義鳥之應敵啾撻地以厲響彼聆音而徑進忽交距以接壤形盈窓以美發紛首顧而聽仰或乃崇墳更靡農不易墮穢叢叢翳蒼苔鳴雄振羽依於其冢彌降邱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蹭挺種之傾掉意滌躍以振踵煦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望厭合而翳晶雉朕肩而旋踵厭余志之精銳擢青顚而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靡聞而驚無見自驚周環迴復緣繞盤辟戾翳旋把縈隨所厯名于中輟馥焉中鑄前刻重膺傍載疊翩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猶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

去如激電闖闊薺葉螟歷乍見於是算分銖商遠邇揆懸刀馳絕伎如輶如軒不高不埤當味值胸製膝破臂夷  
險殊地馴蟲異變戾不暇食夕不告勤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酬夫爲之改貌懷妻爲之釋怨彼游田之  
致獲咸乘危以馳驚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鑰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昆  
蟲此焉君舉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誠而君子之所  
不爲

劉伯倫酒德頌○○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局牖八荒爲庭衝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  
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  
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釁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跂足枕麤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  
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  
波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蝶蠃之與螟蛉

陶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  
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饋迎稚子  
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  
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  
春及將有事於西畴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旣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

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鮑明遠蕪城賦○○○

驅邁蒼涼之氣驚心動魄之詞皆賦家之絕境也

灊廻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托以酒渠軸以崑崙重江複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  
挂轉人駕肩廩開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鑿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參泰法佚周令割崇墉剗瀦  
園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辟若斷岸轟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湖  
頽壤以飛文觀蒸局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爽依井荒葛冒塗墮羅虺  
階闢巖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鳴雨晦昏見晨趨飢厲厲吻寒鶴嚇離伏虎藏虎乳血餐膚崩棟塞路崎嶇古  
道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散散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澣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  
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擢若大藻局韞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戈林釣渚之  
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歌燭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純質玉貌絳脣莫不埋魂幽  
石委骨窮星豈意同臺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  
寒井徑滅兮邱壠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辭賦類十一

韓退之訟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羌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轍雨滂滂兮將欲擊風伯怒兮  
雲不得止陽鳥之仁兮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顯其神嗟風伯兮其將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

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鶴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爾傷

韓退之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旣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舖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顛眇尋墮縉之茫茫獨秀搜而遠絕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醸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淳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詩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闔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蹟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憲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梁細木爲桷欂栌侏儒櫬闌居樑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糀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宏述議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

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竊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財賄之有亡計班賞之崇卑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營檣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韓退之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糗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糧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羣儕去故就新駕塵彊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春歎嚙嚙毛髮盡堅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熟爌溫蒸我非其鄉百鬼欺陵太學四年朝齋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夫子信讖有間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翼馨香糗糧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儕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盡言可謂聖知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眞不知也耶子之朋儕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轉喉觸諱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奸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讐冤凡此五鬼爲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造訕能使我迷人莫能聞朝悔其行暮已復然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躍慄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

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黠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攜持琬珍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麩天下知子誰過於余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余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韓退之釋言○

元和六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置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敵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平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東帝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攀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謹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蒼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聽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遁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敷宰相又敷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蘇子贈前赤壁賦〇〇〇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汎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躡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鳥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攬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艤千里旌旗蔽空酾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鷁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

也。而又何美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蘇子瞻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設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草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鵠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元裳縞衣曼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邪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哀祭頌一

屈原九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媯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東皇太一〇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蟠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塞將憎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翹游兮周章。靈皇兮旣降。森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懾懾。

雲中君〇

君不行兮夷猶。褰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歸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邇晉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承荃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嬃媛兮爲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惻。桂棹兮蘭橈。斬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審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朝騁鷺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珥兮江中。遺余珥兮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君〇〇〇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萃兮蘋中晝。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棄何爲兮庭中蚊。何爲兮水裔。朝馳

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予將駕兮借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荃璧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薺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櫞兮旣張白土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纊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秋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塞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夫人 ○○

廣開兮天門紛晉乘兮元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淶雨兮漚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洲何壽天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晉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淺近兮愈疏乘龍兮輜輶高駝兮沖天結桂枝兮廷燎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大司命 ○

秋蘭兮蘿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脩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游兮九河衝驅起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悅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少司命 ○○

瞰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轉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憮兮忘歸纏瑟兮交鼓蕭鐘兮瑤箋鳴饑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威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摸余弧兮反淪降授北斗兮酌杜

漿撰余嘗兮高駢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東君○○

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驛鷗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  
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臺翠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龍兮逐文魚與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  
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鄰兮勝子

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碩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  
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虛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光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情忘歸歲既晏兮孰華子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  
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聞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庭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發啾啾  
兮欷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山鬼○○○

賈生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殃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限厥身烏虞哀哉兮遙時  
不祥鸞鳳伏竄兮鵠鴟翱翔間葺尊顯兮謨訣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躡夷溷兮謂跖蹠廉莫邪爲鉛兮  
錯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而寶康瓠兮駕駕罿牛驥蹇驥兮賦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藏屢漸  
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許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憇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大固自引而遠  
去襲九州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蟬纓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螭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

麟可係而輯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濱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鱗鯨兮固將制於蠻蠻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修姱兮命樞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懷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與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憎以淒涼兮桂枝落而銷亡神榮榮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殤託沈陰以墳久兮惜華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蓋若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乎愈莊燕滔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驅接押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茫茫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喪回以躡蹠執路日以追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淒搖敝荒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闢草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弟子增歎洿沫恨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姫妍太息嘆稚子兮惄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哀祭類二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此是公少作故猶取屈子成句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獻欵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徒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銛抑所寶

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閩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運違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踐陳辭而薦酒魂髡髡而來享

韓退之潮州祭神文○

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暇脩之奠祈於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穢矣而雨不得熟以穢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史失所職也百姓何辜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辜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割劙雲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擊管鼓侑香淨也拜廷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韓退之祭河南張員外文○○○

茅鹿門云公之奇崛戰鬪鬼神虛令人神眩 薛鵠先生云淒麗處獨以健健出之眉見疊聳而筆力堅潔他人無此也

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慙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彼婉變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鼯橐君驅臨武山林之半歲斃寒兕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洒君洮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瓶頂交跖洞庭漫汗沾天無壁風濤相厯中作霹靂追程盲進飄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一妃行述淚蹠染林山哀油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燭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欹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八歲處無敢驚逐以我驅去君云是物不駿於乘虎取而往來貢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福而遷余出嶺中君埃州下偕掾江陵非余望者郴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遷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嗥不存令章罰

驚。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嶺。雪崖。潭。碧林。攸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鯢。怒煩豕。狗鬪。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闊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訐奪權臣。不愛南昌。是軒明條謹獄。岷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瘥。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塞。竟死不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譏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母。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壙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靈衷。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柳子厚文○○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顧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犀玉。佩瓊瑤。大放厥許。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斬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侯主簿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進馬信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子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獨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爲文筆傳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釣我游。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禍。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祠哭送不可。誰知我悲鳴。

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自得相因奈何永遠祇隔數晨笑語爲別慟哭來門藏棺蓋惟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歎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儕忽速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繩公事內迫家私中背與嘆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陪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歲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于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祝諸誄尚饗

韓退之祭穆員外文○

於乎建中之初余居於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杳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唆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于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閔有疑忌維其姻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嘗在手君揚其鏗君居於室我旣來卽或以嘲歌或以懇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讖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於獄相從係繩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闕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旣釋於囚我

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殯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登君之堂不與我言嗚呼死矣何日來還

韓退之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誼遺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餧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

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尚饗

韓退之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若懸邪抑若芒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眸睠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韓退之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皆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通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涖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齊於時獨秀出眾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蘇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閩恭間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醞以方容

貌嶷嶷然其無私善謹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卒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翹旣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餘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旣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旣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苟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顧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李習之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僵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性駭鷗湧湧雲包劉越羸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官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極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白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憊於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忘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譏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舜百酸攬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

哉尚饗

哀祭類三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正軒之輞其道則然公曰彼愚謂公好訏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謹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謹衆排有事而思讐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謹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平欲壞其棟先摧桷傾巢破巖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平易名謹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歟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所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不容於其間兮遂卽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含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生死之間旣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交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後世師法雖嗣子尙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脩此一樽莫以慰子聞乎不聞歐陽永叔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英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有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髮秀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崕嶸而藏埋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臺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躡躅而咿嚦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孤貉與鼯鼠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橐橐兮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瞻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隉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

歐陽永叔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聲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減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歐陽永叔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辨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以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提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猶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嘗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卹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鯢鯉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子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謳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蘇子瞻祭柳子玉文。

猗歎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固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曠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甯驟孰云坎壈白髮垂脰才高絕俗性疏來詬謫居窮山遂侷猩狹夜衾不絮朝餌絕餧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厭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界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唐惠然我觀相從半歲日飲醇酌朝游南屏暮宿靈鷲雪窗飢坐清闌間奏沙河夜歸霜月如晝繪巾鶴筆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離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孺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顧然二孫則謂我勇念子永歸涕如懸雷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幃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子惲惲誰卹予福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與歸與公畏莫當過反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幹旋事禁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甯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廷和裕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百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交蟬冠遂以牲謚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耰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尚饗

王介甫祭范頫州文

○○○董鳴先生云處不敢瀕瀨當作噴亂穴字

疑當作亢亂治也

確疑類字是言處之不敢近過也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庸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畱公蹈爛不憚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塞塞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篤先哲曾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賢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釀河江以滌尋尺宿贓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譖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獮狂敢繚我彊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多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聲之所加虧不敢肆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尚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廩庫逾空利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繁綿惡棄閔死憐

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埋於深孰鏤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徑而畱涕淚馳辭以贊醪羞

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奇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爍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辯闡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邅困蹠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識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界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敗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王介甫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詩書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墮命一昔以忠以恕以信以仁至於白首困厄第屯又從躋之使以蹠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鑿彼石可誌於邱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醞羞

王介甫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眞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

晉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晉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旣喪吾友雖不卽死吾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王介甫祭高師雄主薄文

茅順甫云奇崛之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翫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嘆息撫棺一奠以告心惻

王介甫祭曾博士易古文○

嗚呼父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間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家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夭壽尚可憂喜要之百年一蟄一死方其生時窮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祚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聽辭往復奠觴○○

王介甫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甯惟君別我牲祀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輶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謬羞以告哀惻

王介甫祭周幾道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頴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頗如翁俛仰悲歎超然一世皓髮驚  
誠分當先獎孰知君子赴我精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繼繩弔福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  
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故

王介甫祭東向原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邪笑仇友朋笑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靡不  
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儻翼萬鳥避逃直摩  
蒼天蹕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采車側身墮首與塞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  
不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  
我飲鄭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旣來自東乃臨君喪闋闇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  
別嗟屯怨窮閼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王介甫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嘆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福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  
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速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飢寒惟道之  
謀旣椽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強掘辨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  
明清廉所不任人挑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已君孝至矣獨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  
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方靈皋宣左人哀辭

左人與予生同郡長而客游同方性還離合踰二十年而爲汎交己丑庚寅間予額至淮上左人授徒邗江道邦

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語予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於四方予久寓金陵亦倦游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阜壤如沐畱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輩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予難與一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後先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予固未敢以望於左人壬辰夏予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予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予邀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龍山地偏而俗淳居者多壽者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至於此子與左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予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邪辭曰嗟子精爽之炯然兮今已陰爲野土閉兩心之所期兮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逆而死歸解人世之糾纏兮得甘寢其何悲

方靈皋武季子哀辭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墓表將以歸其孤冬十月孤溯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大父母諸兄七娶妻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家冬春間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予出塞返役而沫死已浹日矣始商平有子三人予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沫其季也憶沫五六歲時予過商平常偕羣兒喧聒左右少長抱書從其父往來予家及至京師則幹餽偉然予方欲迎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轎死有子始二歲商平生故家而棄艱迫阨視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凌雜米鹽無幾微輒生瑕釁然卒能約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愆於義予每嘆其行之難也而旣羸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邪沫卒於丁酉十月二十有一葉葬京師郭東江甯義塚予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予哀其辭曰嗟爾生兮震愆罹百憂兮連孤

塞孤游兮局窄命支離兮爲鬼客天屬蓋兮螢螢羌地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汭繫先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暮可投異生還兮路阻修孺子號兮在室永呵護兮無失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嗚呼我居帝里闈寂寥聊徐氏之自得與子交暱我畏我諳我道義六藝之元奇章逸字旣我讀書假子之廬於子焉飯歎然有餘或提一觴遠適城墓長松之陰慘愴相顧問我與子胡爲其然我不自知子亦不言凡今之朋利名是賴惟我與子不營其外我乖於世動輒有尤惟與子處如疾斯瘳如何今日子又我棄獨行螢螢低顏失氣自子云沒寡妻去帷皤皤二老於何其依子之奇窮匪我能救哭泣陳詞惟心之疚

劉才甫祭吳文肅公文

嗚呼我初見公公在內閣皓髮朱顏笑言磊落追念平生朋好游從歛歛晚遇石友之功畱我信宿取酒斟酌觀布衾裯權其厚薄我生蓋寡得此於人而況公德齒爵皆尊公年七十稱觴命坐落落羣賢其中有我我謂公健百歲可望相見無幾遽哭於堂嗚呼人之生世蘧然一夢惟其命名一世傳頌死而不死夫又何悲爲知已痛哭泣陳辭

劉才甫祭舅氏文

維年月日劉氏甥大樞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舅氏楊君穉棠先生之靈嗚呼舅氏以君之毅然直方長者而天乃絕其嗣續使欒欒之孤魄依於月山之址樞不肖未嘗學問然君獨顧之而喜謂能光劉氏之業者其在斯人吾未老耄庶幾猶及見之矣嗚呼孰知君之忽焉以歿而不肖之零落無狀今猶若此尙饗